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第


王 雪 五 主 編

可 憐 的 人

(四)

著 俄 羅 方
譯 丹 李 于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可憐的人

(四)

著 俄 著
譯 丹 李 于 方

著名世界譯漢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魏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可憐的人

第五卷 墮落

一 黑玻璃廠中的一段進步史

這時在孟費某伊一般人口中業已拋棄了她的孩子的那位母親，變成怎樣的了呢？她在甚麼地方呢？幹什麼事情呢？

把她的小珂瑞忒交給湯納提家裏之後，她繼續她的路程，並且到了海濱蒙特綺。我們記得，這是在一八一八年之中。

芳汀離開了她的故鄉，已經有十年光景。海濱蒙特綺的情形變換了。正當芳汀節節地陷到貧困中去的時候，她的故鄉興盛起來了。

兩年以來，一種實業在那個地方成立了，這是小地方的大事業。

此中的詳情是有關係的，我們以為值得把牠申述出來。我們幾乎要說把牠特別地說出來。

從一個不可考的時代起，海濱蒙特有一種仿造英國黑寶石和德國黑玻璃的特別實業。這種實業素來是不發展的，因為原料昂貴，便影響到工作方面。正當芳汀回到蒙特的時候，一種空前的改革在這種「黑物品」的生產裏面實行了。在一八一五年終的時候，有一個大家不認識的人來住在這個城裏，他想出用漆去代替這種製造中的松香，至於手鐲一項，他僅僅把鐵皮折攏，做成一種活開關，去代替那種錚牢的開關。這一點點小變更成功了一種大的改革。

這一點點小變更確實大大地把原料的價格降低了，於是乎第一工資可以增高，一鄉都沾其利；第二製造可以改良，消耗者得着好處；第三，貨物可以賤賣而仍有三倍的利息，這是製造人的利益。

所以一個計畫得了三種結果。

不到三年功夫，發明這個方法的人變成富翁了，這固然是好，再有更好的地方，便是他四周的人也發了財。他不是本省的人。關於他的籍貫，大眾全不知道；至於他的往事，知道的更少了。

他們說：他到這城裏來的時候，祇有很少的錢，至多幾百法郎。

他利用這一點微薄的資本，實現一個精巧的發明，又用方法和心血去蕃殖，於是他獲得自身和一鄉的富裕。

他到海濱蒙特猗來的時候，他僅有一個工人的裝飾，舉動和談吐。

彷彿在一個十二月的黃昏時候，他背上肩着袋，手裏拿着一根有刺的棍，黑魘魘地走進這個海濱蒙特猗小城；正在這個時候，鎮公署裏大火。這個人攢進火坑，不顧性命地救出來兩個孩子，這兩個孩子恰是警察隊長的兒子；所以大家都沒有想到驗他的護照。從那一天起，大家都知道他的名字了。他叫馬德蘭公公（*le père Madeleine*）。

二 馬德蘭

他是一個五十歲左右的人，神色不定而性情和好。這就是我們所僅能說的。

他把這種實業巧妙地改造了；因為牠迅速的進步，海濱蒙特猗便變成了一個重要的事業中心。消耗許多黑寶石的西班牙每年都到此地來定購大宗貨物。海濱蒙特猗在這宗買賣上幾乎和

倫敦柏林相競爭了。到第二年，馬德蘭公公就有能力造一所製造廠，裏面有兩個大工場，一個歸男子，一個歸女人，他的利息有那樣大。隨便那一個無衣食的人都可以到那裏去找工，工作和麵包是靠得住有的。馬德蘭公公囑咐男工人應有毅力，女工人應有貞操，彼此都應當純潔。他把兩個工場分開，就是要使男女有別，要使姑娘和婦女都能發潔身自愛。在這一點上面，他是極其嚴厲的。這是他惟一的無可通融的地方。海濱蒙特荷是一個駐兵的城子，墮落的機會愈多，他便愈有嚴厲的必要。況且他的蒞臨是一種善舉，他的存在是一種福星。馬德蘭公公還沒有來的時候，在這個地方，一切都是蕭條萎靡的；現在呢，大家都在勞工的那種高尚生活裏度日。一種欣欣向榮的氣象達到了四處，並且把一切都興奮起來了。大家從沒有過工作的缺乏和生活的艱苦。在這一鄉，沒有一個窮到一點錢都沒有的衣袋，也沒有一個可憐到一點歡樂也沒有的家室。

馬德蘭公公收用一切的人。他祇堅持一件事情：做誠實的男子，做誠實的姑娘！

我們已經說過，馬德蘭公公是這種活動的主動和中樞，他在這種活動之中，獲得他的財富；但是這彷彿不是他主要的目的，出自一個簡單的商人，這是一件頗奇特的事了。彷彿他為別人着想

的地方多，爲自己着想的地方少。在一八二〇年，大家知道他有一筆六十三萬法郎的款子，用他的名字存在拉斐特銀行裏；但是在他爲自己留下這六十三萬法郎之前，他已經爲這個城子和窮人用了一百多萬。

醫院的經費是不充裕的；他在那裏面開了十個牀位。海濱蒙特是分爲上城和下城的。他所住的下城祇有一個學校，一所頹壞不堪的破房子；他起造了兩所，一所爲男童，一所爲女孩。他拿出自己的錢爲兩個小學教員設了兩倍他們微薄正式薪俸的津貼；有一天，他向一個引爲奇怪的人說：「政府最重要的兩種官吏，便是乳娘和學校的導師。」他又拿出自己的經費創設了一所貧兒院，這個東西當時在法國幾乎是沒有看見過的，還爲年老和殘廢的工人創設了一個救濟機關。他的工廠是一個中心，在他的四周，沒有許多時候，一個新的區域就產生出來了，其中有許多本地人的家庭；他在那裏設了一所免費藥房。

在最初的時候，別人看見他開始的舉動，一般頭腦單純的人都說：這是一個想發財的好漢呵。到了人家看見他未謀自身致富先爲地方造福的時候，那幾個頭腦單純的人又說：這是一個有野

心的人呵。看來頗有些類似，因為他是一個信仰宗教的人，並且在某種範圍之內，他還遵行教規，在當時這是一件很使人重視的事件。每禮拜日，他必按時去做彌撒。同時本地有一個議員，四處探訪，有無人競爭地位，他不久就因這宗教上而起恐慌了。這個議員，在帝國時代做過立法院的諸議員，他的宗教思想和小教堂中的一個神父，叫福瑞（Fouché），阿湯特伯爵（duc d'Oranien）的思想是一樣的，他是那個神父提拔出來的人，也是他的朋友。獨居的時候，他徹徹地嘲笑上帝。但是當他看見這個有錢的工廠主人去做七點鐘的彌撒的時候，他彷彿看見一個能穀做候補議員的人，便決心要勝過他；於是他常到一個耶穌會的教士那裏去懺悔，並且去做大彌撒和午後的祈禱。野心在那個時候，完全是一種障礙物脫走。貧民和上帝都受了這種恐慌的利益，因為這個可尊可敬的議員也關了兩個床位。一共十二個。

但是在一八一九年的一個早晨，這個城裏有一種傳聞散出來，說馬德蘭公公因省長先生的保薦和他在地方所盡的義務的緣故，將被國君任為海濱蒙特的市長。說過這個新來的人是一個「野心家」的那般人，趾高氣揚地抓住這個人人所瞻視的機會大聲疾呼說：「是！我們說過甚

麼話呀？海濱蒙特荷全城的人都轟傳着。這個傳聞是真的。過了幾天，委任的命令在政府官報上揭曉了。第二天，馬德蘭公公推辭不受。

仍舊在一八一九這一年之中，馬德蘭所發明的那種方法的出品在實業展覽會裏陳列起來了；因評判員的呈報，國王以騎都尉勳章授與那個發明家。在這個小城裏又是一番新的轟動。那末！他要的是十字勳章呵！馬德蘭公公辭卻了十字勳章。

這個人真正是不可解的。那一般頭腦單純的人就這樣聊以自解說：無論如何，這是一個投機的人物。

我們看見過了，地方受了他許多的賜，工人們更全靠着他；他是這樣有益於人的，結果大家總應當尊榮他；並且他是這樣和藹可親的，結果大家總應當愛戴他；他的那些工人特別地愛戴他，他卻用一種鬱鬱寡樂的莊嚴態度接受着這種愛戴。他被證實是富翁的時候，一般「社會中人」都向他致敬，並且在城裏，大家稱他做馬德蘭先生；他的工人們和小孩子們仍舊喊他做馬德蘭公公，這是最足以使他含笑的一件事。他一面上進，邀請的函柬便雨一般地落在他的頭上。「社會」要

求他。海濱蒙特綺的那些裝腔作勢的小沙龍，在起初的時候，當然是不肯容納工人的，現在對於這位「百萬爺爺」卻大開而特開其門了。他們千方百計去招致他。他不幹。

這一次，那些頭腦單純的人仍舊振振有詞。——這是一個無智識，沒有受過好教育的人。這個東西不知道是從甚麼地方出來的。到了交際場中，他會不知道怎樣應對進退。他完全沒有證明過他認識字。

別人看見他賺了錢的時候，就說：這是一個商人。看見他佈施他的錢的時候，就說：這是一個野心家。看見他推卻尊榮的時候，大家又說：這是一個投機者。看見他推絕交際的時候，大家又說：這是一個莽漢。

在一八二〇年，他到海濱蒙特綺的第五年之中，他對於地方所作的事業是那樣地顯著，地方人民的期望是那樣地一致，於是國王重新又任他做這個城子的市長。他仍舊推辭，但是省長拒絕他的推辭，一切高貴的官員都來勸進，滿街的人民也央求他；堅懇的心太真摯了，他祇得接受。有人注意了，彷彿使他決於接受的最大能力，是來自一個老婆子的一句幾乎含怒的唐突話，她立在他

的門限上面，憤憤地喊着說：「一個好市長，是有用的。我們人類難道應當在我們所能做的善事前面退卻嗎？」

這是他高遷的第三步。馬德蘭公公變成馬德蘭先生。馬德蘭先生又變成了市長先生。

三 拉斐特銀行中的存款

此外，他的生活還是和從前一樣的。他有灰色的頭髮，莊嚴的目光，面色焦黑如工人，神情多思，好像哲學家。他常常戴一頂寬邊的帽子，穿一套長的粗呢大禮服，一直扣到頰下。他盡他市長的職務，但是除此以外，離羣索居。他不大和人談話。他逃避禮節；向人致敬，必自側面；一致敬，便很快地趨避了；他微笑以免交談，佈施以免微笑。婦人們都說他：一個何等好的孤僻人！他的消遣方法便是到田中去散步。

他用膳的時候，總是一個人，旁邊擺着一本開着的書，他唸着。他有一間精緻的小小圖書室。他嗜愛書籍；書籍是一種冷而可靠的朋友。他的財富愈增，暇暑便愈多了，他彷彿利用這種暇暑去培養他的精神。自從他到海濱蒙特以來，大家覺得他的談吐一年一年地變成更加謙恭，文雅，柔和。

的了。

他在散步的時候，樂於帶一支長槍，但是不常用。他偶然開一槍的時候，他有一種百不一失，令人歎服的槍法。他從來不殺一隻無害的野獸。他從來不射一隻飛鳥。

他雖已年紀不輕了，但是大家都說他有一種非常的膂力。他常給一臂之助與任何需要的人，扶起一隻馬，推一隻陷在泥中的車輪，握着兩隻角去攔阻一隻逃出的牡牛。出門的時候，他的衣袋都是滿盛錢幣的，到回來，又都是空的了。當他打一個村莊經過的時候，那些衣服破爛的孩子們都快樂地跑到他身邊來，好像一羣小飛蟲似的圍着他。

大家猜想他從前應當度過田中的生活，因為他有各種應用的秘訣去教那般農民。他告訴他們打掃倉屋，又用普通的鹽湯去澆板子的隙縫，以免蛀麥的飛蛾；四處懸掛開着花的哩維囉（*oriole*）牆上，屋頂上，公牆裏，房開裏，以免硬壳蟲。他有許多的方法鏟除田中一切傷麥的寄生草——野鳩豆，黑穗，鳩豆，札物羅（*garvonia*）狐尾草。他防止老鼠去傷害兔子窩，祇須一只放在那裏的小豨豬的臭味。

有一天，他看見許多鄉民正忙着在拔除蕁麻。他望着那一堆已經拔出而枯萎了的植物，說道：「假使人知道利用牠，牠卻是好東西。蕁麻在嫩的時候，是一種極其美味的蔬菜。牠在老了的時

候，有一種和亞麻或苧麻一樣的纖維和經絡。蕁麻布和苧麻布是一樣有用的。斬碎了的蕁麻對於家禽是很好的。研爛了的可以喂有角的牲畜。蕁麻子和在芻秣裏面可以使動物的毛光潤；根和在鹽裏可以造成一種悅目的黃色顏料。無論如何，這也是一種可以收割兩次的草料。並且蕁麻需要甚麼呢？一點點地，無需照顧，無需培植。不過牠的子一面熟，一面落，難於收穫罷了。我們祇須費一點力，蕁麻就是有用的了；我們不去管牠，牠就變成有害的。於是我們鏟除牠。世間多少人是和蕁麻相似的呵！——他緘默了一會又接上去說：我的朋友們，記牢這一點，世間沒有惡草，也沒有惡人。祇有惡的農圃。」

孩子們愛他，又因為他知道用草和可可核做成各種有趣的小器具。

他看見禮拜堂門口懸了黑，（註一）便走進去。他探訪出葬，如同別人探訪受洗一樣。因他的性情非常柔和，於是別人的喪偶和不幸都引他的注意。他常和居喪的朋友，帶孝的家庭，呻吟柩旁

牧師們相處。他彷彿樂於把那種滿含樂土景像的誄歌去使他的思潮縈繞。眼睛仰向天空，彷彿對於無極界中的那些神祕有一種心願似地，他聽着在死亡的黑坑邊上唱着的那種愁慘的歌聲。

他祕密地做了許多的善事，如同別人祕密地做着惡事一樣。晚上，他常乘人不備走到別人的家裏去，偷偷摸摸地爬上樓梯。一個窮鬼回到他破屋子裏，發現他的門在他出外的時候被人開了，有時還是硬撬開的。那個可憐的人連聲喊道：「甚麼強徒到此地來過了！他走進去，他看見的第一樣東西，便是一枚丟在木器上面的金幣。來過的那個『強徒』，便是馬德蘭公公。

他是和藹而憂鬱的。那些平民說：這裏有一個富而不驕的人。這裏有一個快樂而不滿意的人。有幾個人竟以為這是一個神祕的人物，他們肯定地說，別人從不進他的房間；他的房間是一間真正的道人的洞室，陳設着兩旁有翼並且以死人的腿骨和骷髏為裝飾的沙漏。（註二）這種話傳得很廣，於是有一天，幾個海濱蒙特的狡猾的時髦青年女子到他的家裏來了，要求他說：市長先生，請您把您的房間給我們看看。人家說牠是一個石洞。他微微地笑了一下，便立刻引她們到「石洞」裏去。她們好好地被她們的好奇心所懲罰了。牠僅僅是一間陳設着頹醜的紫棠木傢具

——和同類的一切傢具一樣——的房間，壁上糊着值十二個銅元一張的紙。除開壁爐上的兩隻古式燭臺，她們毫無可看的東西，那兩支燭臺好像是銀子的，「因為牠們有官廳的印。」這是富於小城風味的一種觀察。

以後大家仍舊一樣的傳說：沒有一個人可以走進那間屋子，這是一個修士的洞，一個夢室，一個窟，一個墓穴。

大家也彼此囁囁地說：他有「大宗」的款子存在拉斐特銀行裏；他的存款有這樣一個特點，就是他時時都可以立刻提取那些款子；他們還加着說，馬德蘭先生會在一個早晨到拉斐特銀行裏來，簽一張支票，在十分鐘之內，就把他的兩三百萬拿走。在實際上，我們已經說過，這「兩三百萬」漸減到六十三四萬法郎了。

(註一) 黑色是喪色。

(註二) 古人用以計時者。

四 馬德蘭先生居喪

在一八二一年的初期，各種報紙都載着狄涅主教，「綽號卡福汝主教」米利哀先生的死耗，他在八十二歲的高齡徂逝了。

我們在此地補充各種報紙未載的一件事情：狄涅主教在去世以前的兩年之中，他雙目失明了，並且他以失明爲樂，因爲他的妹妹在他的身旁。

讓我們順便說一句。雙目失明，且爲人所愛，在這無一足以滿意的世界上，這可算是一種特別而甘美的人生幸福，在你的身旁時常有一個你需要她，而她也不可無你的婦人，一個姑娘，一個姊妹，一個可愛的人兒；能穀不停地在她和你相處時間的長短上面去推測她的感情；並且你能穀向自己說：她既然把她全部的時候用在我的身上，那末我有了她整個的心了；不看見她的面目，而了解她的思想；在與世人無來往的生活中，證實一個人兒的篤信；感受一件衣服的磨擦，如同鳥翼的聲音；聽她來往，出去，歸來，說話，歌唱，並且想到自己是這種足音，這種語言，這種歌聲的中心點；不時表現自己的愉快；覺得自己愈殘缺，便愈強大；在這種黑暗中間，並且正因爲這種黑暗，自己變成功這個安琪兒所歸宿的明星；人生的愉快能穀和這種愉快相比的，不多呵。人生至高的幸福，便是感

覺自己有人鍾愛；有人爲你而愛你，說得好一點，便是別人不問你如何，而她一心愛你。這種感覺，那個失明者便有。在這種痛苦之中，爲人所服侍，便是爲人所撫愛了。他還缺少甚麼嗎？不缺少甚麼。有了愛，便不能說是失明了。並且是何等的愛！一種完全爲懿德所造成的愛。有平安的地方便沒有矇眛。一個心靈暗中摸索一個心靈，並且得着了。況且這個得着了而證明了心靈是一個婦人。一隻手扶着你，這是她的手；一隻嘴拂着你的額頭，這是她的嘴；在你的身旁，你聽得一種呼吸的聲音，這便是她。得着整個的她，從她的信仰直到她的憐惜；時時有她伴着，得着這種柔弱的來援助你，倚仗這根不屈不撓的蘆葦，能毅用手和這個神明相接觸並且可以把她——抱在胸前，上帝而可攀這是何等的幸福！這顆心，這朵深祕的仙花，走進一種神妙的陶暢境地了。所有的光明也不足以交換這一點矇眛。那個天使的靈魂在這兒了，時時在這兒了；假使她走開，也是爲回來而走開的；她和夢一般地幻滅，又和實際一般地出來。我們覺得一陣溫暖的氣走近來，便是她來了。我們有享受不盡的謐靜，愉樂和款賞；我們自己便是黑暗中的光輝。並且受着無窮的週全照顧。各種的細微末節在這種空虛裏都是重大的。那種不可磨滅的女性的語聲用來使你怡然入寐，並且代表你已經消失。

了的宇宙。你被靈魂所愛撫了。你官無所見，但是你覺得自己被人所愛戴了。這是一種黑暗中的天堂。

卜福汝主教是從這個天堂渡到那個天堂裏去的。

他的死耗被海濱蒙特的地方報紙重登出來了。第二天，馬德蘭先生穿了一身全黑的衣服，帽子上戴了紗。

那個城裏的人都注意這種喪服，大家議論着。馬德蘭先生的來歷上面因此得着一線光明了。大家結論他和那個年高德厚的主教有一些瓜葛。那些沙龍裏的人都說：『他爲狄涅的主教衣黑』。於是馬德蘭先生的身份大大地增高了，他一舉而立即獲得海濱蒙特高貴社會的某種尊視。那個地方的一個極小的聖垂曼郊（註一）也想取消從前對於馬德蘭先生的那種歧視，因爲他也許是主教的親戚。馬德蘭先生看出了自己所得的進步，年老的婦人更加尊視他，少年的女子也更樂於向他微笑。有一個晚上，這個小小的大交際社會中的一個老婦人，因資格老而有好奇的權利，她偶然地向他問道：——市長先生一定是去世不久的那位狄涅主教的表親吧。

他說——不是的，夫人。

——但是您不是居他的喪嗎？那個老寡婦又說。

他回答說：——這是因爲在我幼年的時候，我在他家裏做過僕人。

還有一件大家知道的事情。每次有走江湖通烟囪的少年走那個城裏經過的時候，市長先生便派人叫他來，問他的名字，給他錢。那些通烟囪的小伙計中間大家都談論這件事，於是走那裏經過的通烟囪的人許許多多。

(註一)聖垂曼郊是富人居住的地方。

五 天邊隱約的閃電

漸漸地各種敵視都和時日一同消滅了。起初有一種勢力和馬德蘭先生對抗，這種勢力，凡是上進的人都遭遇到，這便是人心的黑暗和謠言的中傷；過後，這不過是惡意了；再過後，又不過是戲弄了；到後來，全都消滅；恭敬的心纔變成完全一致，真摯的；有一個時候，一八二一年前後，海濱蒙特荷人口中的「市長先生」這幾個字幾乎和一八一五年之中狄涅人口中的「主教先生」那

幾個字同一聲說了。周圍十「里而」地方以內的人都來向馬德蘭先生請教。他消除意見，戒人訴訟，調和敵派。每個人都認他做自己正當權利的評判者。他彷彿在靈魂方面有一部自然的法律書。在六七年中間一步一步地，一種尊崇傳遍了那地方。

在那一城和那一州裏祇有一個人，絕對地不受這種傳染；無論馬德蘭公公做甚麼，他總是桀放不馴的；彷彿有一種無可軟化，無可撼動的本能使他警悟，使他不安似的。實在地，在這個人的心裏好像有一種真正的獸性本能，純潔堅貞和各個本能一樣，牠製造同情和惡感，牠使這個人的性情永不能和另外一個人的性情接近，牠不遲疑，不慌亂，有言必發，永不認過，牠在黑暗中自有其光明，對於智慧的一切箴言和理智的一切解說不退步，不妥協，不屈服；並且無論命運如何，他這獸性本能會祕密地向犬人舉發貓人，向狐人舉發獅人。

常常，馬德蘭先生恬靜溫和地在街上走着，被四周的衆人所頌揚的時候，一個身材高大的人，裝着一件鐵灰色的大禮服，拿一條粗棍，戴一頂平邊帽，來了，忽然在他的背後轉過身來，用眼睛跟着他，直到他看不見為止；又着兩只手臂，緩緩地搖着頭，用下嘴唇把上嘴唇直送到盡端，做出一種

有意義的醜態，意思就是說：——這個人究竟是甚麼東西呢？——我一定在甚麼地方見過他。——總而言之，我不會上他的當。

這個神色嚴厲到幾乎令人恐怖的人是那些使人一見而心悸的人中間的一個。

他的名字叫蛇威（Javert）是警界中人。

他在海濱蒙特綺盡監察的那些困難而有用的職務。他沒有看見過馬德蘭起初的情形。蛇威的地位是由於夏蒲葉（M. Chabouillet）先生的庇護而來的，夏蒲葉先生是內閣大臣，當時做巴黎警察督辦安格內（Angès）伯爵的書記。當蛇威到海濱蒙特綺來的時候，那位大工廠主人的資財業已蓄成了，馬德蘭公業已變成馬德蘭先生了。

某些警察長官有一種與眾不同的面目，一種卑污的神情和權威的神情所合成的面目。蛇威便有這副面孔，但是沒有那種卑污的神情。

假使靈魂是肉眼可以看見的，我們便可以在精神的明確見解裏清晰地看見一件奇怪的事情：人類中的各個人都和禽獸中的某一種相類似。我們可以容易地認清這種不會被思想家看清

楚的真理：從牡蠣到鷹隼，從豬到虎，一切的獸性都在人類裏，並且每種獸性必在一個人的裏面。有時還有幾種獸性同俱在一個人的身上。

禽獸並非旁的東西，祇是我們美德和敗行的代表，牠們在我們的眼中行動，有如我們靈魂所顯出的鬼物。上帝把牠們給我們看，便是要使我們回想。不過，衆生祇是一種影子，上帝沒有把牠們做成可教育的；何必呢？反之，我們的靈魂是實際，每個靈魂都有牠專有的結局，上帝把智慧給與靈魂，就是說：給以可能的教育。無論一個人的心靈是怎樣的，祇要社會的教育施之有方，總可以把牠的用處發展出來。

這當然祇狹義地在我們所能目觀的人世生活上面措詞，而不涉及非人的那種深奧的生前死後的靈性問題。肉體的我絕對不允許思想者否認那個精神的我。這一個界限分割清楚了，我們再談旁的話。

現在，假使大家都和我們一樣暫時承認：在每個人的裏面，有一種禽或獸，我們就易於說出那個保安長官蛇威是甚麼東西了。

亞斯狄利（註二）地方的鄉民都深信，在每一胎小狼裏面，必有一隻狗，母狼一定要把這隻狗弄死，否則牠長大的時候可以把其餘的小狼吃去。

你把一副人面給這隻狼生的狗子吧，牠便是蛇威。

蛇威是在牢獄裏出世的，他的母親是一個抽紙牌算命的人，父親做苦役。成人之後，他以爲自己是社會以外的，便也永遠不希望加入社會。他看見社會鐵面無情地對於兩種人加以排斥：攻擊社會的人和保護社會的人；他祇有這兩種人任他選擇；同時他覺得自己有一種不可索解的執拗方正，誠實的本質，而對於他自身所屬的游民雜有一種無可說明的仇恨。他便投身於警察。

他成績甚好。在四十歲的時候，便做了警察總監。

在他青年的時代，他在南方的牢獄裏服務過。

讓我們先來弄清楚剛纔我們加在蛇威身上的「人面」那兩個字，再談遠一些。

蛇威的人面有一個塌鼻子，兩個深鼻孔，兩條粗闊的鬚髮向着鼻孔，排在兩旁的頰上。第一次看見這兩叢森林和那兩個深窟是足以令人不快的。蛇威笑的時候，形狀是罕有而猙獰可怕的，兩

片薄的嘴唇張開，不但使人看見他的牙齒，還使人看見他的齒齦，他在他鼻子的四周做出一種扁圓而野蠻的褶紋，好像猛獸的喙。莊嚴的蛇威是一隻獾，笑時的他是一只虎。頭骨小，顎骨大，頭髮遮着前額，垂到眉邊，兩眼之間有一種時時存在的中央縐痕，好像一顆怒星，目光深沈，口緊合，令人生畏，總之，一副凶惡的凌人氣概。

這個人是兩種很簡單的感情所構成的：尊視威權，疾惡叛逆；這種感情也很有相當的好處，但是操之過激，便幾乎是有害的。在他的眼中，偷竊，殺人，一切的罪，都是叛逆的變形。凡是在政府有一官一職的人，上自內閣大臣，下至鄉間的處侯，他對於他們都有一種盲目而深篤的信仰心。對於曾經超出法律範圍，一度爲惡的人他一概加以侮蔑，疾恨和厭惡。他是絕決的，不知道甚麼叫做例外。關於這一方面，他說：——公家的職員不會錯誤；官吏永不會有不對的地方。——關於另一方面，他說：——這般人都是不可救藥的。他們所做的絕沒有好事。世間有一般走極端的頭腦以爲人的法律有製造罪人，——證實罪人，假使你們要這樣說——並且使社會的下層成爲地獄的橫柄，蛇威便完全和這種見解相同。他是堅決，莊嚴，嚴肅的；好作沈鬱的夢想；能屈亦能伸，如狂烈的信徒。他的

目光是一把螺旋鑽。寒光刺人。他一生就在「防範，監察」這四個字上面下功夫。他在世間最曲折的事物裏面穿了一條直路；他深信自己的用處，信仰自己的職務；如同別人做牧師一樣地，他做着偵探。落在他手中的人必無幸！自己的父親越獄，他也會拿，自己的母親潛逃，他也會告發。並且他做了這些事情還要自鳴得意，如同做了善事一樣。同時他的一生祇是刻苦，獨居，克己，制慾，從來不會娛樂過。他對於職務是絕對有公無私的；他了解警察，如同斯巴達人了解斯巴達（Sparta）一樣；他是一個鐵面無情的偵察者，一個凶頑的誠實人，一個鐵石心腸的包探，微多克而白柳狄斯者。

（註二）

蛇威的一身代表偵探而隱匿的人。當時以高深的宇宙演化學論點綴各種所謂極端報的梅特爾（註三）玄學派，一定會說蛇威是一種教規（註四）了。別人看不見他埋在帽子下面的額頭，看不見他壓在眉毛下面的眼睛，看不見他沈在領帶裏面的下頰，看不見他縮在衣袖管裏面的手，看不見他藏在大禮服裏面的手杖。但是時機到了的時候，一隻筋骨暴挺而扁窄的前額，一隻死光爛爛的眼睛，一隻令人生畏的下頰，一隻巨靈掌，一根惡魔似的短棍，都突然從這種陰影裏，如同從埋伏

裏似地，出來了。

他少有閒暇的時候；雖然極其厭惡書籍，但是一有暇晷，他便看書；因此他並不完全是目不識丁的。我們可以在他談吐的詞藻中看出來。

他沒有不良的嗜好，我們已經說過。當他得意的時候，他祇聞一點鼻烟。他近人性的地方便在這一點。

有一種階級是被司法部每年的統計表稱為「游民」的，我們可以不成困難地懂得蛇威是為這個階級所畏懼的。提到蛇威的名子便可以嚇退他們；蛇威露出面目便足以使他們不敢動彈。那個可怕的人便是這樣的。

蛇威好像是一隻永遠釘在馬德蘭先生身上的眼睛。一隻充溢着疑惑和猜度的眼睛。弄到後來，馬德蘭先生也看出來了，但是這對於他彷彿是無關痛癢的。連一句話他也沒有問過蛇威，他既不尋他，也不避他；他受着那種惱人的，並且幾乎是逼人的目光，好像不經心地。他待遇蛇威如同旁人一樣，闊達而慈仁。

蛇威加入他那種職業是出自志願，也同樣是出自本能；從他偶然露出的一些字句裏面，我們可以猜到他曾秘密地，用他那種職業所特有的好奇心，探訪過馬德蘭公公從前在別處可以留下的一切痕迹。他彷彿知道，並且有時他還隱秘地說：有一個人在某地方調查過某個滅亡了的家族的情形。有一次，他說過，向着自己說過——我相信我有把握了！——隨後他一連三天想着心事，一句話也不說。好像他自以為握着的那種線索又斷了。

並且這是一種應有的糾正，以免某種話的意思顯得過於確切了，人類的心思不能較真正毫無失着的時候，並且本能的特徵正是能被外物所擾亂，所窘迫，所嚇退。否則本能將比較智慧高出一層，而禽獸將比較人類聰明了。

蛇威明明有些被馬德蘭先生完全恬靜和安閒的態度所窘了。

但是，有一天，他奇特的行為好像刺戟了馬德蘭先生。下面便是那件事發生的情形。

(註一) 亞斯狄利 (Ias Asurial) 古代西班牙北部之一省。

(註二) 白柳狄斯 (Britann) 羅馬人，生於耶穌紀元前五世紀，為國政而斬其子。後世因以其名稱大義滅親之人。微多克

(Vidocq) 是當時的一個著名偵探。

(註三) 梅特爾 (Joseph de Maistre) 是當時法國的一個宗教哲學家。當時的宗教思想隨政治而趨於復古；有一派人

Ultramontains 極力擁護羅馬教皇，梅特爾便是這派中的一個。極端報，原文作 Journaux ultras 想係

Journaux ultramontains 的省寫。

(註四) 意謂蛇蝎迷信法律，有如教徒迷信教規。

六 胡煦勒梵公公

馬德蘭先生，有一天早晨，在海濱蒙特騎的一條未砌石塊的巷子裏走過。他聽見一種噪雜的聲音並且看見在遠遠的地方有一堆人。他走到那兒。一個老年人，名字叫胡煦勒梵公公，剛跌在他的車子下面，拉車子的馬也倒了。

這個胡煦勒梵公公還是當時馬德蘭先生所有的一個罕見的冤家。胡煦勒梵從前是一個書吏，並且是一個粗通文墨的鄉民；當馬德蘭到這個地方來的時候，他正做着一樁景況漸趨惡劣的生意，胡煦勒梵眼見這個普通的工人口益富庶，他自己這個主人翁卻漸漸破產。這件事使他生出

滿心的忌刻，並且他一遇機會便竭其所能去傷害馬德蘭。到後來，破產的時候到了，老而祇有一車一馬，此外無家屬，無兒女，他便以駕車子做謀生之計。

那只馬的兩股折傷了，不能殼爬起來。老頭子陷在幾個車輪的中間。這一跌是那樣的，以致全車子的重量都壓在他的胸上。車子也載着頗重的東西。胡煦勒梵公公呻吟待斃，慘不忍聞。別人試過，想把他拖出來，但是沒有法子。一種不得法的努力，拙笨的援助，錯誤的搖動都可以喪他的命。除非把車子從下面托起來，再沒有把他救出的可能。在出事時候跳出來的蛇威已經叫了人去投一架起重螺旋。

馬德蘭先生來了。大家都恭恭敬敬地讓出路來。

——救命呀！那個年老的胡煦勒梵叫道。誰是救老人的好孩子呵？

馬德蘭先生轉過身子，向着觀眾說：

——你們有一架起重螺旋嗎？

——已經有人去找了，一個鄉下人回答說。

——有多少時候可以找來？

——是到最近的地方去找的，福拉灼（Flachot）地方，那裏有一個蹄鐵匠；但是這也沒有用，仍舊整整地要一刻鐘。

——一刻鐘！馬德蘭喊道。

前一晚下過雨，地浸濕了，那個車子一下一下地陷到土裏面去了，把那個老車夫的胸口愈壓愈緊。不過五分鐘，他的肋骨會折斷，這是明顯的。

——等一刻鐘是決不可能的，馬德蘭向着那些望着的鄉民說。

——祇好等！

——但是來不及了呵！你們不看見那車子往下沈嗎？

——沒有法子呀！

——聽我講，馬德蘭又說，那個車子下面還有地方讓一個人爬進去，用背把車子頂起來，祇要半分鐘，我們就可以把那個可憐的人拖出來。此地有一個有腰勁和良心的人嗎？有五個金路易得

(註一)

在那堆裏沒有一個人動。

——十路易，馬德蘭說。

觀衆把眼睛低下去了。其中的一個低聲地說：——這非有神力的人不行。並且有把自己壓死的危險。

——來吧！馬德蘭又說，二十路易！

一樣地寂靜。

——他們並不是缺少那種好的心願，一個人的聲音說。

馬德蘭先生轉過身來，看見了蛇威。他來的時候，沒有看見他。

蛇威繼續說：

——他們缺少的是氣力。把這樣一輛車子頂在背上，非是一個怪利害的人不行。

隨後目光注射着馬德蘭先生，他字字着重地說下去：

——馬德蘭先生，我從來祇認識一個人，有能力做您所要做的事情。

馬德蘭吃了一驚。

蛇威用一副不在意的神氣接着說，但是眼睛不離開馬德蘭。

——這個人從前是一個囚犯。

——呀！馬德蘭說。

——都能監牢裏的囚犯。

馬德蘭面無人色。

但是那輛車子繼續慢慢地陷下去。胡煦勒梵公公喘着氣，又號着。

——我吐不出氣！我的肋骨斷了！一架起重螺旋！或者旁的東西！哎喲！

馬德蘭向四周看去。

——竟沒有一個人要賺這二十路易，並且救這個可憐的老頭子的命嗎？

觀衆中沒有一個人動。蛇威又說：

——我從來祇認識一個人能殺代替那起重螺旋。他從前是一個囚犯。

馬德蘭擡起頭來，碰了蛇威的那雙始終釘在他面上的鷹眼，望着那些不動的鄉下人，苦笑了一下。隨後，一言不發，他跪下去，在觀衆有時候發一叫聲以前，他已經在車子下面了。

有過一陣驚心動魄的靜候辰光。

大家看見馬德蘭幾乎平伏在那一堆駭人的龐然大物下面，兩次想把肘灣接近膝頭，都沒有成功。大家向他喊着說：——馬德蘭公公快出來！那個年老的胡煦勒梵本人也向他說：馬德蘭先生快走！我該死呢，您看吧！讓我去！您也將壓死在這裏！——馬德蘭不應。

觀衆驚惶氣塞。那些車輪又繼續地陷下去了，馬德蘭幾乎已經沒有從車底出來的可能。

忽然大家看見那一大堆東西搖動起來了，車子慢慢地升上來，輪子已經從泥蟻裏出來了一半。一種窒塞的聲音叫道：趕快幫忙！這是馬德蘭，他剛盡他最後的一點氣力。

他們湧上去。一人的盡力使大家都有氣力和勇敢了。那輛車子竟被二十隻手臂擡了起來。胡煦勒梵老公公得免於難。

馬德蘭再立起來。他的汗雖然涔涔地流着，面色卻是蒼白的。他的衣服被撕破了，滿身都是爛泥。人人爲之泣下。那個老頭子吻着他的膝頭，叫他做慈悲的上帝。至於他，他的面色表現一種說不出的快樂的，天人似的慘痛，他把他恬靜自如的目光注射在蛇威的面上，蛇威始終望着他。

（註一）金路易的價值已屢變，約合二十五至二十四金法郎。

七 胡煦勒梵在巴黎做園丁

胡煦勒梵把膝蓋骨跌脫了。馬德蘭公公叫人把他搬到一個療養院裏去。這所療養院是他爲他的工人而設的，就在他工廠的那所房子裏，有兩個修道女看護。第二天早晨，那個老頭子在牀几上得了一張一千法郎的鈔票，和馬德蘭公公親筆寫的這句話：「我買您的車和馬。」車子已經碎了，馬已經死了。胡煦勒梵醫好了，但是他的膝頭仍舊是僵的。馬德蘭先生，借了修道女和他的本堂教士的介紹，把這個人安插在巴黎聖丹端（Saint Antoine）區的一個婦人修道院裏做園丁。過了一些時日，馬德蘭先生被任爲市長了。蛇威第一次看見馬德蘭先生披着那條授與全城大權的參謀帶的時候，不禁感覺一種震驚，好像一個狗在主人的衣服下面嗅得一隻狼時的感覺。

從這個時候起，他儘量地避他。當事務的需要硬逼着他，使他無可如何，祇得和市長先生晤面的時候，他卻用一種卑躬折節的態度和他談話。

馬德蘭公公在海濱蒙特琦所造成的那種富庶，除我們已經指出的那些有形的狀況以外，還另外有一種影響，決不因其無形而減少的價值。這是一種必然之勢。當人民窮苦，工作缺乏，商業凋敝的時期，納稅的人民因生計困苦每拖欠賦稅，逾期不繳，於是政府耗費許多催逼和解款的費用。當工作充足，地方富裕，人民歡樂的時候，收稅的進行順利，政府便消耗無幾。我們可以說，公家的貧富有一種百不一失的寒暑表，這便是收稅的經費。七年以來，在海濱蒙特琦一縣之內，收稅經費已經減去四分之三，因此這一縣特別地常為當時的財政總長維賴勒（M. de Villèle）先生所談及。

這樣就是那個地方的情形，當芳汀回來的時候。已經沒有人記得她了。幸而馬德蘭先生工廠的門還像一副友愛的面孔。她到那裏去找工，便被收容在婦人工場中。這種技藝對於芳汀完全是新的，她不能般做得非常地純熟，因此她從一日工作得來的東西很有限，但是也足般了，問題已經

解決，她足以過活。

八 維克狄娘夫人爲世道人心化了三十五法郎

當芳汀看見自己能發生存的時候，她有過片時的歡樂。誠實地自食其力，這是何等天人的幸福！工作的興趣實在又回到她心裏來了。她買一面鏡子，照着自己青春的顏色，美髮和麗齒，聊以自娛，許多事情都忘了，祇想着她的珂瑞忒和可能的來日。她幾乎是快樂的。她租了一間小小的房子，陳設着以她將來工資作擔保，用限期付款的辦法買來的傢具；這還是她浮躁習慣的一點餘波。

她不能說出曾經和人結過婚，因此她非常小心，我們已經提及過，不說到她的小女兒。

在起初的時候，我們已經看見，她按月付款給湯納提家。因爲她僅僅知道簽名，她祇得請一個公共寫字先生和他們通信。

她不時地寄信，使使旁人注意了。在婦人工場裏，大家起始鬼鬼祟祟地說芳汀「寄了一些信」，並且有一些「怪舉動」。

偵察別人的行爲，再也沒有可以和那些絕不相干的人可比了。——爲甚麼這位先生總到黃

昏時候纔來呢？爲甚麼某某先生到了星期四從來不把他的鑰匙掛在釘子上呢？他爲甚麼總走小街呢？爲甚麼夫人總在到家以前就下馬車呢？她的信箋匣盛滿了信箋，爲甚麼還要派人去買一扎信紙呢？諸如此類的話——世間有許多人，爲着要解釋這些完全不關他們痛癢的疑團，所費的金錢，時光和心血比較做十樁善事的金錢，時光和心血還多些；並且做了這種事情，自己一無所得，爲着快一時之意，他們好奇行動的代價僅僅是自己好奇心的滿足。他們可以鎮日地尾隨這個人或那個人，在街中的號角裏候上幾個鐘頭，衝衝的門洞下面，黑夜裏，不備寒氣，不畏雨露，賄賂脚夫，灌醉御者和僕役，收買女傭，串通糊人。爲甚麼呢？毫無目的。純粹是一種要看，要知道，要洞悉的渴望。純粹是因爲多言的心思發癢。並且一旦這些隱事被識破了，這些祕密被公布了，這些疑團被揭穿了，常常引出許多大禍，決裂，破產，傾家，斷送許多人的一生；而那些毫無關係，純粹爲本能作用而「發覺一切」的人卻皆大歡喜。這是何等傷心的事情。

某些人完全爲饒舌的需要而待人刻薄。他們的談話，沙龍中的促膝談心，應接室中的譏言長語，都好像那些很費木柴的煙囪；他們需要許多燃料；這種燃料，便是四鄰的人。

於是芳汀爲人所注意了。

此外，嫉妒她金髮玉牙的人也不止一個。

別人確實看見，在工場裏，衆人的當中，她常常轉到一邊，去揩眼淚。這便是她想到她的孩子的時刻；也許同時想到了她愛過的那個人。

驅逐舊恨的縈繞是一種痛心的工作呵。

別人確實看見她每月至少要寄兩封信，始終是寄到一個住址，並且預付郵費。有人把這個住址得來了：「孟費某伊，旅舍主人湯納提先生。」她那個寫字先生是一個不把心中祕密吐盡便不能設把紅酒灌滿胃臟的老頭子，他們把他邀到酒館裏來閒談。簡單地說，他們知道了芳汀有一個孩子。「她一定是那種女人。」恰巧有一個長舌婦人到了孟費某伊和湯納提夫婦談了話，回來的時候，她說道：「化了我三十五法郎，我的心裏清楚了。我看見了那個孩子。」

做這件事的那個長舌婦人是一個叫做維克狄娘夫人的，母夜叉，她是一切的人的貞操的守衛和司關者。維克狄娘夫人有五十六歲，又老又醜。嗓子顫抖，心思詭戾。這個老婆子曾經有過青春，

真是一件怪事。在她的妙齡時期，正當一七九三年，她嫁給一個戴着紅帽子，從隱修院裏逃出來，從聖伯納（Saint Bernard）的信徒一變而為蛇可邦黨人（註一）的寺僧。她是乾，粗，澀，銳，多刺，幾乎是有毒的；一心念着她已故的寺僧，她從前也受過他不少的折磨。她是一個受過僧衣蹂躪的蕨果。到復辟時代，她變了一個虔信上帝的人，信之至篤，於是牧師們不念她的寺僧而宥了她。她有一份小小的財產，她大吹大擂地把牠捐到一個宗教會社裏去了。她在阿哈斯（Atlas）教區裏是很受人優遇的。這個維克狄娘夫人便到孟費某伊去了，並且在回來的時候，她說道：我看見了那個孩子。

這些都費了時日。芳汀在那個工廠裏已經一年多了。一天早晨，那個工場的女管理員交給她從市長先生處送來的五十法郎，向她說，她已經不是工場中的人了，並且奉了市長先生的命令，要她離開那個地方。

這恰巧是湯納提夫人，在要求她從六法郎增至十二法郎以後，強逼她從十二法郎加到十五法郎的那個月。

芳汀窘了。她不能假離開那個地方，她還欠了房租和傢具費。五十法郎不足以償清這宗債務。她吐吞地說了一些央求的話。那個女管理員叫她立刻滾出工場。況且芳汀是一個平凡的工人。受着勝過失望的羞辱，她離開工場，回到她房間裏去了。於是她的過失，到現在，是人所共知的了。

她覺得自己連說一個字的氣力也沒有了。人家勸他去見市長先生，她不敢。市長先生給了她五十法郎，因為他仁厚，驅逐她，因為他公平。她在這道命令的下面祇得屈服了。

(註一) 結可邦黨徒 (Jacobins) 法國革命黨中之一派，態度最激烈。

九 維克狄娘夫人的大功告成

那末這個寺僧的未亡人是有些用處的。

況且馬德蘭先生對於這件事情完全沒有過問。這也是充滿人世的那些串套之一種。照馬德蘭先生的習慣，他幾乎從來不到婦人工場裏去。他委了一個老姑娘總管這個工場裏的事務，這個老姑娘是一個本堂牧師荐給他的，他對於這個女管理有完全的信任心，她為人確實可敬，剛毅，公允，廉潔，滿懷的慈悲，但是牠的慈悲僅屬於施捨，至於了解和育人的慈悲便不能和牠施捨的慈悲

相比了。馬德蘭先生把一切是事情都托付與她。世間最善良的人也常常非把自己的權柄分與人家不行。那個女管理員使用了這種全權，和她自以為處置得法的見解裏，提出這件案子，並且審判處分了芳汀。

至於那五十法郎，她是從馬德蘭先生託她救助工人而她不必報賬的一筆款子裏面撥用的。芳汀便在這地方從這一家走到那一家，求做女僕的工作。沒有一個人要她。她沒有能脫離開這個城。她欠着傢具費——甚麼傢具——的那個舊貨販子向她說：假使您走，我就叫人把您做賊拿。她欠着房租的那個房主向她說：您又年輕又好弄。您應當有法子付錢。她把那五十法郎分給房主和舊貨販子，把她的傢具退去了四分之三，祇留着必要的，無工作，無職業，除臥榻以外，一無長物，並且欠了一百法郎左右的債。

她就為兵營裏的兵士們縫粗襯衫，每天可以賺十二個銅元。這十二個銅元之中，她的女兒要十個。從這個時候起，她纔沒有按月如數付湯納提夫婦的錢。

但是當她夜間回家，為她點燭的一個老婆子把在艱苦中度日的方法教了她。在貧賤的生活

後面，還有一種一無所有的生活。這好像是兩間屋子；第一間是暗的，第二間是黑的。

芳汀學會了怎樣在冬天完全不要火，怎樣連一只每兩天來吃一文錢的粟米的小鳥都不睬，怎樣拿裙子做被，和拿破做裙，怎樣在從對面窗子射出來的光裏吃飯以圖節省蠟燭。我們不能說完全知道某些在赤貧和誠實裏面潦倒一生的弱者，怎樣從一文錢裏也可以想出方法。久而久之，便成爲一種能幹。芳汀得了這種高妙的能幹，膽子便壯了一點。

在這個時候，她向一個鄰婦說：——怕甚麼！我常常對自己說：祇睡五個鐘頭，其餘的時候，我完全拿來做縫紉，我總馬馬虎虎足穀謀一口飯。並且，一個人當心裏不快樂的時候，吃得也少些。那末！痛苦，惶亂，這邊一點點麵包，那邊一些煩惱，這些東西也穀養活我了。

在這樣的苦況裏面，能穀得着她的小女兒自然是一種非常的幸福。她想把她弄來。但是怎樣！害她共嘗艱苦嗎？況且她還欠了湯納提夫婦的錢！怎樣償清呢？還有旅費？怎樣付呢？

那個把我們可以稱爲「安貧方法」的那種功課教她的老嫗是一個叫做曼格荔特的貞潔婦人，她虔信善神，貧而好待貧人以善，待富人也是一樣，僅僅知道簽「曼格荔特」信仰上帝，這便

是她的知識。

世間有許多這樣的美德居人之下；有一天她們便要居人之上。這種生命是有前程的。在起初的時候，芳汀慚愧到不敢出門。

當她在街上的時候，她猜想得到別人在她的身後都轉過身來，用手指指着她；大家都瞧着她，卻沒有一個人向她致敬；路人的那種冷酷的蔑視，一陣寒風似地，直刺入她的臟和肉。

在那些小城的裏面，一個不幸的婦人在衆人的嘲笑和好奇下面彷彿是赤裸裸無遮蔽的。在巴黎，至少，沒有人認識你，這種隱遁便是一件蔽體的衣服。唉！她何等地想到巴黎來！不可能。

好像她已經慣於貧賤似地，她也必定要慣受別人的輕視。漸漸地，她有主意了。兩三個月以後，她不害羞了，並且開始出門，好像沒有事情似地。——這和我毫不相干，她說。她昂着頭，微微地帶着一點苦笑，在街中往來，她覺得自己已經變成不解羞恥的了。

維克狄娘夫人有時候看見她在她的窗子下面走過，注視「這個賤貨」的艱苦，幸而有她纔得發奸揭伏，於是沾沾自喜。很毒的人有一種黑心是慶幸。

操作的過度使芳汀疲乏了，她原來有的那種乾燥的小咳變利害了。她有時候向着她的鄰人曼格說：——您摸摸看，我的手多麼熱。

但是早晨，當她拿着一把斷了的舊梳子去梳她多姿的，流麗如散絲似的頭髮的時候，她有一瞬間的搔頭弄姿的愉快。

十 大功告成的結局

她是在冬季將完的時候被逐的。夏季過了，冬季又來。日子短，工作也少些。冬季沒有熱，沒有光，毫沒有正午，接着早晨的便是黃昏，迷霧，微光，窗子作灰色，目不辨物。天好像是暗室中的透光眼，鎮日如坐地窖中。太陽的神氣如同窮漢。愁慘的時節，冬季把天的水點和人的心都變成石塊了。她的債主催逼不休。

芳汀所賺的錢太少了。她的債務便增積起來。湯納提夫婦沒有按時收着錢，便不時地寫信給她，信的內容使她難受，信的寄費使她拮据。有一天，他們寫了一封信給她，說她的小珂瑞忒當此嚴寒還沒有衣服，她需要一條羊毛裙，至少母親應當寄去十法郎。她收到這封信，便捏在手裏搓了一

整天到了晚邊，她走進街角的一月理髮店，拿下她的梳子。她那一頭令人嘆賞的金絲髮便垂到她的腰際。

——美髮！那個理髮匠喊道。

——您肯出多少錢呢？她說。

——十法郎。

——剪吧。

她買了一條絨繩編的裙，寄給湯納提。

這條裙子把湯納提夫婦弄得怒氣冲天。他們所要的是錢。他們便把裙子給愛潘妮穿。那個可憐的百靈兒仍舊臨風戰慄。

芳汀想道：——我的孩子不會再冷了。我已經拿了我的頭髮做她的衣裳。——她自己戴一頂小圓帽，遮着她的光頭，她仍舊是美麗的。

芳汀的心裏發生了一種黯淡的心思。當她看見自己已經不能再梳頭的時候，她便開始懷恨

她四周的一切。她素來和旁人一樣，尊敬馬德蘭公公；但是，屢次想到逐出她的是他，使她備嘗艱苦的也是他，她便連他也恨起來了。並且特別地恨他。當工人們立在工廠門口，她走那兒經過的時候，她便故意嬉皮笑臉地唱起來。

一個年老的女工人有一次看見她這樣唱笑，便說道：——這個女人不會有好結果的。

她拼識了一個漢子，一個不相干，她不愛的人，這完全是出自心中的忿懣和居心胡作亂為。這個人是一個窮漢，一種乞丐式的樂人，一個好吃懶做的無賴，他打她，春宵既度，便起了厭惡的心把她丟了。

她一心孿愛她的孩子。

她愈墮落，她四周的一切便愈黑暗，這個溫柔的安琪兒在她心靈的深處便也愈顯得光輝燦爛。她說到我發了財的時候，我就可以有我的珂瑞忒和我在一起；她於是笑了。咳嗽病沒有離開她，她還出着盜汗。

有一天她接到了湯納提夫嬌寫來的這樣一封信：「珂瑞忒害了這地方的一種病，他們稱這

種病做猩紅熱，非有價高的藥不行。因此我們的錢已用罄，沒有能力再付了。假使您在這八天之內不寄來四十法郎，這個小孩子就不能獲救了。」

她放聲大笑，向着她的老鄰居說：——哈哈！他們真是好人！四十法郎！祇要四十法郎！就是兩個拿破崙呵！（註一）他們要我從甚麼地方得來呢？這般鄉下人多麼蠢！

但是她走到樓梯上，靠近一扇窗子，又唸起這封信來。

隨後她從樓梯上走下來，向外面跑去，一面跳着，笑個不休。

一個碰見她的人向她說：——您有甚麼事情快活到這種樣子呵？

她回答說：——兩個鄉下老剛寫了一封蠢信給我。他們問我要四十法郎。阿木靈！

她走過廣場，看見許多人圍着一輛怪形的車子，車頂上立着一個穿紅衣的人，指天畫地地演說。這個人是一個游行各地，他出賣全套的牙齒，牙膏，牙粉和藥水的牙科郎中。

芳汀攆到這個人堆裏，和其他的人，聽了那種演講笑，在他的口中，對於那些流氓有他們的江湖話，對於正經的人也有他們的成語。那個拔牙的人看見了這個笑着的女郎，便忽然地叫出來：

——您有一口好看的牙齒，在那裏笑的那位姑娘。假使您肯把您的「瓷牌子」賣給我，我每一個出價一塊金拿破崙。

——我的「瓷牌子」嗎？「瓷牌子」是甚麼東西呢？芳汀問道。

——「瓷牌子」那位牙科醫生回答說，便是前面的牙齒，上排的兩個。

——嚇壞我了！芳汀叫道。

——兩個拿破崙！在那兒的一個沒有牙齒的老婆子喃喃地唸着。這個女人多麼好福氣呀！

芳汀逃走了，塞緊自己的耳朵，不要聽；那個人的啞嗓子喊道：——您去想想吧，美人兒！兩個拿破崙，很有用的呀。假使您願意，今天晚上，您到「銀甲板」客棧裏來就是了，您在那裏可以找着我。

芳汀回到家裏，怒不可遏，把這件事述給她的那個好鄰居曼格荔特聽：——您懂這個嗎？這不是一個不堪設想的人嗎？大家怎麼讓這種人在地方上遊行呢！頭髮可以生出來，但是牙齒呀！那個妖！我從五層樓上跳下來，頭先落地還情願些！他向我說了，今天晚上，他會在「銀甲板」客棧。

——那末他出多少價呢？曼格荔特問道。

——兩個拿破崙。

——就是四十法郎呵。

——是呀，芳汀說，就是四十法郎。

他出了一會神，便去工作去了。過了一刻鐘，她丟了她的女紅，跑到樓梯上又去讀湯納提夫的信。

轉來的時候，她向着在她身旁做事的曼格荔特說：

——猩紅熱是甚麼東西？您知道嗎？

——我知道，那個老姑娘回答說，這是一種病。

——那末這種病需要許多藥嗎？

——呵！許多可怕的藥。

——怎樣會害這種病的呢？

——就是這樣會害的，那個病。

——那末這種病傷小孩子嗎？

——尤其是小孩子。

——害了這種病可以死嗎？

——很容易死，曼格荔特說。

芳汀走出去，又到樓梯上去，把那封信重唸了一遍。

到了晚上，她下樓去，大家看見她朝着有許多客棧的那條巴黎街走去。

次日早晨，曼格荔特在天明以前走進芳汀房間的時候，因為她們每日都這樣共同工作，兩個人祇燃一支蠟燭，她看見芳汀坐在牀上，面色蒼白，凍僵了似的。她沒有睡。她的小帽子落在膝頭上。那支蠟燭燒了一整夜，幾乎全燒完了。

曼格荔特停在門邊，望着這種紊亂的情形發呆，隨後又喊道：

——救主！那支蠟燭全點完了！一定出了事情！

隨後她看見芳汀把她沒有頭髮的頭轉過來向着她。

芳汀在一晚的中間老了十歲了。

——耶穌！曼格荔特說，您有甚麼事情呵，芳汀？

——沒有甚麼，芳汀回答說。非但如此。我的孩子不至於因為缺乏救濟而死於那種可怕病了。我是高興的。

這樣說着的時候，她把在櫃子上發光的兩個拿破崙指給那個老姑娘看。

——呀，耶穌上帝！曼格荔特說。這是一筆洋財呵！您從甚麼地方得來這些金路易呢？我得到手了，芳汀回答說。

同時她微笑着。那枝蠟燭照着她的面孔。那是一種血跡模糊的笑容。一條帶紅色的口涎污着她的兩個嘴角，並且嘴裏有一個黑洞。

那兩顆牙齒是被拔去了。

她把這四十法郎寄到孟費某伊。

那卻是湯納提夫人謀財的欺騙手腕。珂瑞忒並不會病。

芳汀把她的鏡子丟到窗子外面。她多時就睡了。她在第二層樓的那間小屋子，搬到房頂下面的一間用木門關着的破樓房裏去了；有許多房頂下面的房間，牠們的頂和地板交成斜角，並且時時撞着你的頭，她的房間便是那樣的一間。貧困的人要走到他屋子的盡頭，正如他要走到生命的盡頭，都非逐漸地折下腰去不可。她沒有牀了，她祇留下一塊破布，這便是她的被，地上一條草蓆，一把破草椅。她以前所有的那株小玫瑰花已經在屋角裏枯了，也沒有人再想到牠。在別一個屋角裏，有一個用來盛水的牛油鉢，冬天水結了冰，層層的冰層表記着高低的水面已經許多時候了。她早已失了羞恥的心，現在連愛俏的心也沒有了。這是最後的徵兆。她戴着污穢的小帽也可以出門。也許是沒有時候，也許是不在意，她再不縫補她的衣衫了。襪跟破了便拉到鞋子裏面去，愈破便愈拉。從那些垂直的摺紋上面我們可以看出來。她用許多零塊的一觸便裂的竹布拼在她那件破舊的束腰衫上。她的債主們和她糾纏不休，使她沒有片刻的休息。她在街上撞見了他們，在她的樓梯上又撞見他們。她常常整夜的泣着，想着。她的目光異常明亮，並且覺得在肩膀裏，肩胛骨的上而時常疼痛。她時時咳嗽。她深恨馬德蘭公公，而不出怨言。她每天縫十七個鐘頭；但是一個以賤值使女因

工作的包工，忽然把價值低了下來，於是把外面女工每日的工資減到九枚銅元了十七個鐘頭的工作，每天九個銅元！她債主們的狠心更是變本加厲。那個幾乎把全部傢具拿走了的舊貨商人不
停地向她說：幾時付我錢呵，賤貨？他們要她的甚麼呢，慈悲的上帝？她覺得自己四面楚歌，在她的心裏便發出一種困獸的心情。正當這個時候，那個湯納提有信給她，說他候了許久，已是仁至義盡，他立刻要一百法郎，否則他就把那個小珂瑞逐出去，她大病之後，正纔復元，天寒路遠，她的結局可以預料，她便死於溝壑也是可以的。——一百法郎，芳汀想道！但是那裏有每日賺五法郎的地位呢？

——管牠媽的！她說，一概賣了吧。

於是那個不幸的婦人做了公娼。

（註一）拿破崙是金幣之一種，即二十法郎。

十一 CHRITUS NOS LIBERAVIT 我們的耶穌拯救

這段芳汀的故事是甚麼呢？這便是社會收買一個女奴。

向誰收買？向貧苦收買。

向饑寒孤獨背棄，貧乏收買。令人痛心的買賣。一個人的心靈交換一塊麵包。貧苦賣出，社會買進。

耶穌基督的神聖法律統治着我們的文明，但是還沒有深入文明的中心呵。一般人以為在歐洲的文明裏，已經沒有奴隸制度了。這是一種誤解。奴隸制度始終是存在的，不過牠祇壓迫婦人罷了，這便是娼妓制度。

牠壓迫婦人，就是說壓迫柔性，壓迫弱者，壓迫美貌，壓迫為人母者，男子卻絕不引為羞辱。

當這件可慘的劇變到了我們談及的這時候，芳汀已經完全不是從前那個人了。她在變成汗泥的時候，已經變成了木石。接觸她的人都覺她冷氣襲人。她以身事人，任你蹂躪，而不識你是何許人，她的面容是飽受羞辱而冷峻的。她的生活和在社會上的地位已經是不可變更的了。她將來要嘗的滋味，現在已經嘗盡了。她一切都感覺過，一切都容受過，一切都嘗試過，一切都忍耐過，一切都失望了，一切都痛哭過。她一味忍耐，這種忍耐之類似淡漠，正如死亡之類似睡眠。她一切都不再逃避，不再畏懼了。滿天的雨落在她頭上，全部的海水衝在她身上吧！這和她有甚麼關係呢！她已經是

一團浸着水的海綿。

至少她是這樣着想的：人們以為自己享盡了他的命運，並且達到了一切事物的盡頭，這卻是一種錯誤。

咳！這樣零亂地受着陵轢的人生是甚麼呢？牠們在甚麼地方歸宿呢？為甚麼緣故牠們是這樣的呢？

知道這個的人洞燭了全部的奧妙。

他是獨一無二的。他便是上帝。

十二 巴麻達波先生的怠惰

在一切的小城裏，尤其是在海濱蒙特琦，有一種青年階級在外省剝削一千五百利弗的歲入，正如他們的同類在巴黎每年鯨吞二十萬法郎同一情形。這都是那大批無用的人羣中的份子；不事生產，食人之力，無所事事，有一點地產，一點慧氣，一點小聰明，在沙龍裏面是鄉愚，到了遊戲場中便自以為是貴人了，他們的口頭禪是：我的草地，我的樹林，我的佃夫，在劇場裏叫女戲子們的倒好，

以圖證明自己的嗜好高雅，和兵營中的官長辯爭，以圖顯出自己是了解軍事的人，打獵，吸煙，呵欠，喝酒，聞鼻煙，打彈子，君旅客們從公共馬車裏出來，在咖啡館裏過生活，客棧裏吃飯，有一隻在櫃子下面吃骨頭的狗和在櫃子上面陳設酒肴的情婦，一毛不拔，衣飾務尚新奇，歡喜別人的慘劇，輕視婦人，着破他們的舊靴子，在巴黎抄襲倫敦的時髦，在木松橋（註一）又抄襲巴黎，直到往年，頑冥不靈，游手好閑，毫無用處，也不大為害。

斐利克斯·多羅妙先生，假使他住在外省，又從不曾見過巴黎，便會成這一類人。

假使他們是有錢的，人家就說：這些都是闊公子；假使他們是貧窮的，人家便說：這些都是懶貨。簡單地說來，這些都是游民。在這些游民的裏面，有惱人的，有被人惱的，有神魂顛倒的，有醜態百出的。

在那時候，一個闊公子就是戴着一條大領，一只大領結，一個珠飾累累的錶，連穿着三件顏色不同的背心，藍的和紅的在裏面，穿一件短的橄欖色魚尾服，兩行密密的銀鈕扣直排到肩，一條淺橄欖色褲子，在兩旁的縫上，裝飾着一些絲邊，這些絲邊的數目不等，但是總是奇數的，從一條到

十一條，十一是一個從來不會超過的限度。此外還有跟上有刺馬距的長統鞋，一頂窄邊的大禮帽，一叢叢的頭髮，一根粗手杖，談吐之中，雜以波第（Porter）的隱語。最使人注目的便是鞋跟上的刺馬距和髭鬚。在這個時代，髭鬚代表有產階級，刺馬距代表平民。

外省闊公子的刺馬距比較長一些，髭鬚也比較駭人些。

當時正是南美洲共和國和西班牙王波力華和摩利羅（註二）戰爭的時候。窄邊帽子是保王黨，叫做摩利羅；自由黨人戴着的闊邊帽子，叫做波力華。

在上面幾頁中談過的那些事情以後八個月或十個月的時候，一八二三年一月初旬中間，一個下了雪的晚上，這些闊公子，這些游民，中間的一個，一個「思想豐富的人」，因為他戴了一頂摩利羅，此外還緩緩地加上一件從前補充時髦服裝的大外套，他取笑一個穿着跳舞服，敞着胸肩，頭上戴着花，在軍官咖啡館的玻璃前面徘徊着的人兒以自樂。這位闊公子還吸着菸，因為這毫無疑問地是時髦的風尚。

這個婦人每次從他前面走過，他總吐一口雪茄的煙，又向她說一些自以為談諧有趣的唐突

話譬如——你多麼醜呀！——還不躲起來！——你沒有牙齒！諸如此類的話。——這位先生叫做巴麻達波先生。那個可憐的衣冠鬼物般的婦人，在雪上走來走去，並不回嘴，連看都不看他，緘默無聲，步伐勻整而沈鬱，她的往返使她每五分鐘來受一次辱罵，好像一個受處分的兵士按時來受鞭笞。她既不睬，那個閒人自然發急了，他於是乘她轉身過去的時候，躡着足跟在她後面走，忍住笑聲，彎下腰去，在地上捏了一把雪，突然地塞在她的背裏，兩個赤裸裸的肩膀中間。那個妓女吼了一聲，回轉身來，一只豹子似地跳上去，揪住那個人，把她的手指甲刺進他的面皮，罵出一些不堪入耳的話。這些惡言從一只受了酒毒的啞嗓子裏面吐出來，異常醜惡，那張嘴也確實缺少了前面的兩顆牙齒。她便是芳汀。

聽見這種聲音，那些軍官們都從咖啡館裏湧出來了，過路的人也聚了起來，圍成一個大圈子，有笑的，有叫的，有鼓掌的，那兩個人在圈子中間轉，旁人幾乎看不清楚是一個男子和一個女人，男子極力抵禦，帽子落在地上，女人拳打腳踢，蓬着頭，亂嚷，既無牙齒，又無頭髮，怒得面孔發青，形容凶惡。

忽然一個身材魁梧的人從人堆裏衝出來，抓着那個婦人的汗泥狼藉的緞衫，向她說：跟我來。那個婦人擡起頭來；她氣勢洶洶的嗓子忽然沈寂下去了。她的目光垂喪，面色由青變成了灰色的，並且她因恐怖而渾身戰慄。她認清了蛇威。

那位闊公子乘這個機會溜走了。

(註一) 木松橋 (Pont-a-Mousson) 是在法國北部的一個小城。

(註二) 波力華 (Bolivar) 是南美洲的一個軍事首領，他使 Venezuela 和 la Nouvelle-Grenade 脫離西班牙的

統治，而組織了哥倫華 (Columbie) 共和國(一八一九年事)。在一八二四年，他又創立了波力華 (Bolivia) 國。

利威 (Morillo) 是西班牙王。

十三 市政警察局中一些問題的解決

蛇威披開觀衆，突圍而出，拖着後面的那個可憐人大步地向着廣場那邊的警察局走去。她機械似地任他處置。他和她都沒有說一句話。大隊的觀衆，樂到極點，胡言亂語的追着走。別人極端的苦悶，便是我們取樂的機會。

那個警察局是一間矮廳，燒着一個火爐，一個崗警看守，有一扇朝着街的鐵樞玻璃門，蛇威走到那裏，開了門，和芳汀走進去，隨後把門關上，使那些在警察局的蒙糊玻璃前面翹足引頸以望的好奇者大失所望。好奇是一種食慾，看，便是吞。

進門以後，芳汀走去坐在一個牆角裏，不動亦不言，好像一只害怕的狗似地蜷伏在那裏。警廳的警兵把燃在檯上的一支燭拿來，蛇威坐下，從衣袋裏抽出一張呈文紙，寫將起來。

我們的法律把這般女子完全交付在警察的掌握中了。警察對於這般女子可以爲所欲爲，處罰她們，也可以從心所好，並且可以隨意褫奪她們所謂她們的事業和自由的那兩件醜東西。蛇威是鐵面無情的；他嚴厲的面容絕不露一點慌忙的顏色。但是他深沈地運用着心思。這時候是他獨當一面，——但是完全不失一個嚴厲的良心所具的那些審慎——執行他那種駭人的專斷大權的時候。當時他覺得，他的那張警兵所用的小檯竟是一個公堂。他審問，他審問並且判決。他在他的腦子裏，盡其所能，搜集在他所辦的這件大事的前前後後所能得着的道理。他愈考慮這個妓女所作的事情，便愈覺得自己怒不可遏。他剛纔明明看見犯了一樁大罪。他剛纔看見，那兒，在街上，一個

有財產和選舉權的公民所代表的社會，被一個狗彘不食的畜生所侮辱，所衝犯了。一個娼妓冒犯一個紳士。他目擊了這件事件，他，蛇威他不說話，只管寫。

當他寫完的時候，他簽了名，把那張紙摺起來，交給警兵，向他說：——帶三個人，把這個婊子引去關起來。——隨後，轉身向着芳汀：——你有六個月的監禁。

那個不幸的婦人吃了一驚。

——六個月！六個月的監牢！她號着說。六個月之中，每天賺七個銅元！但是珂瑞忒將怎樣呢？我的女兒！我的女兒！並且我還欠了湯納提家一百多法郎，總監先生，您知道這個嗎？

她在被衆人的泥靴所踏濕了的石皮上拖着不起來，合攏兩隻手，用膝頭大步地行走。

——蛇威先生！她說，我求您開恩。我告訴您，我實在沒有錯處。假使您看見了起頭，您就明白了。我在慈悲的上帝面前發誓，我沒有錯處，我不認識的那位紳士先生把雪塞在我的背上。難道我們那樣安安靜靜地走着，毫不傷害人家，別人也有把雪塞在我們背上的道理嗎？這樣就惱出我的火來了。我原有一點病，您看吧，並且他向我曬暍了好些時候。你醜呀！你沒有牙齒！我早知道我没有牙

齒。我並沒有甚麼舉動。我說這是一個尋開心的先生。我對他是規規矩矩的，我並沒有和他說話。他是在這個時候把雪塞我的。蛇威先生，我的好總監先生！難道此地沒有一個人向您說這是真的嗎？我生了氣，或者是不應當的。您知道，在起初的時候總難於自制的。大家都有急燥的時候。並且一件那樣冷的東西，乘您不備的時候，塞在您的背上！我不應當把那位先生的帽子弄壞。他爲甚麼走了呢？他如果在這裏，我就請他饒許呀。咳！我的上帝，請他饒許，我也不在乎。這一次請您開了恩吧，蛇威先生。呵，您不知道這個，在監牢裏，每個人祇能賺七個銅元，這並不是政府的錯處，但是每個人祇賺七個銅元，並且請您想想，我有一百法郎要付，不付的話，人家就會把我的小女兒送回來。咳，我的上帝，我不能帶她在身邊呵。我做的事多麼可恥呵，我的珂瑞忒呵，我的慈悲聖母的小天使，她將來怎樣辦呢，可憐的餓蟲！我要和您說，湯納提那般開客寓的，那般鄉下人是沒有道理可講的。他們非錢不行。莫把我關在牢裏吧！請您想想，那裏有一個小孩子，他們會當這種冬季最冷的時候，把她丟在大路上，讓她去；我的好蛇威先生，您對於這種事情應當有憐憫的心呀。假使她大一點，也可以謀生了，但是在她那種年紀，她做不到，老實說，我並不是一個壞女人。並不是好吃懶做使我到這種地步。

我喝了酒精，但是這正是因為我心裏難受。我並不好酒，但是酒可以使我醉醺醺的。當我從前比較快樂的時候，別人儘可以看我衣櫃裏明白我並不是一個污七八糟歡喜賣俏的女人。我從前有換洗的衣裳，許多換洗的衣裳。可憐我，蛇威先生！

她這樣地說，折着腰，嗚咽使她抽掣，眼淚堵住視線，露着頸，絞着兩隻手，發着乾而促的咳嗽聲，緩緩地用那種垂死的聲音訴着。深沈的痛苦是變換貧賤之人的容顏的一種神而怪的光線。在那時候，芳汀又變成美女了。在某些時候，她停下來，輕輕地吻着那個警探的大禮服的邊。一顆石心也可以被她說軟了；但是木心是不能軟化的。

——好！蛇威說，你說的我聽見了。你說盡了沒有？走吧，現在。你有你的六個月；永生的天父親自到了也沒有辦法。

聽見這種響亮的句子：『永生的天父親自到了也沒有辦法，』她知道這種徒刑是判決的了。她垂頭喪氣，喃喃地說：

——開恩呀！

蛇威把背對了她。

兵士們捉住她的手臂。

一個人在衆人不察之下，已經進來幾分鐘了。他關上門，靠在上面，聽了芳汀的哀求。

正當兵士們把手放在不肯立起的那可憐婦人身上的時候，他走上一大步，從暗地裏出來，說道：

——等一會，請您！

蛇威擡起眼睛來，看見了馬德蘭先生。他脫下帽子，用一種含怒的笨樣子向他致敬：

——失禮，市長先生……

市長先生這幾個字給芳汀一種奇特的感覺。她好像從地裏出來的僵屍一樣，挺直地立起來，兩隻手臂把兵士們擋開，他們不及捉住她，她已經直向馬德蘭走去了，眼睛釘住他，目光蠻蕩，叫道：

——呀！市長先生就是你這東西呵！

於是她兀聲大笑，並且唾了他的面。

馬德蘭先生揩揩臉，說道：

——蛇威總監，釋放這個婦人。

蛇威在這時候覺得自己瘋了。他在這片時之間，連三接四地，幾乎是一氣地，感受着他生平唯一的最強烈的打擊。看見一個公娼唾着市長的面，這件事情之大逆不道，使在他那種最駭人的推想裏，認為這件事情，假使是可能的，也是一種褻瀆神明的罪。在另一方面，在他心思的最深處，他在這個婦人的身分和市長的人格上面，又胡亂地起了一種不堪過問的聯想，於是他對於這種駭人聽聞的罪案，隱隱約約地得了一種極簡單的說明而加以憎惡。但是當他看見那位市長，那位官員，平心靜氣地揩着臉，又說：「釋放這個婦人。」他又好像嚇得魂不附體；同時他心不能想，嘴不能講了。那種可能的驚駭已經過了度。他一言不發地立着。

芳汀聽了這句話也一樣地驚駭。她舉起她的光手臂，握緊了火爐的鈕，好像一個要倒下去的人。同時，她四面望，又低聲地，好像自言自語似地說起話來。

——釋放！讓我走！我不到半裏去坐六個月！這是誰說出來的？說出這樣的話是不可能的。我聽錯了。這一定不是那個鬼市長是您嗎？我的好蛇威先生，是您叫人把我放走嗎？呵！您看吧！我要向您

說，您就會讓我走了。那個鬼市長，那個老流氓市長是一切的禍根。您想想吧，蛇威先生，他爲了工廠裏一般胡說的娼婦婆，便把我逐出了。這還不無聊！把一個好好做工的窮女人推出去！於是我賺的錢不穀，一切的困苦便都來了。辦警察的這些先生們本來有一件很應當改良的事情，就是禁止監牢裏的包工來叫窮人吃苦。我來向您說清楚這件事情，您聽吧。您本來在做襯衫裏面賺十二個銅子，忽然落到九個銅子，再也沒有生活的方法了。那末，我們祇好做我們所能做的事。我呢，我有我的小珂瑞忒，我是被逼得利害纔做壞女人的。您現在懂得，害人的就是那個忘八市長。還有呢，我在軍官咖啡館的前面踏了那位先生的帽子。但是他，他拿着雪把我的長袍全弄壞了。我們這般人祇有一件絲貨袍子預備晚上穿的呵。您看吧。我從來沒有故意害過人，真的，蛇威先生，並且我四處看見許多女人，她們都比我惡，又都比我快樂。呵，蛇威先生，是您說的，把我放出去，不是嗎？您去查吧，您去問我的房東吧，現在我已經好好地付房租了，他們自然會告訴您，我是誠實的。呀！我的上帝，我請您原諒，我沒有留心，碰了火爐的鈕，弄到出煙。

馬德蘭先生用全付精神聽了她的話。正當她說着的時候，他搜了一回他的背心，抽出他的錢

袋，並且打開了。牠是空的。他又把牠插在衣袋裏。他向那個芳汀說：

——您說你欠人多少錢呀？

那個祇望蛇威的芳汀轉過身來向着他：

——我又沒有和你說話！

隨後又向那些兵士說：

——喂，您們這些人看見了我怎樣吐了口水在他的臉上嗎？呀！老奸賊市長你到此地來嚇我。

但是我不怕你。我祇怕蛇威先生。我祇怕我的好蛇威先生！

這樣說着，她又轉身朝着那位總監了：

——既是這樣，您知道，總監先生，應當公平。我知道您是公平的，總監先生。老實說呢，事情是極簡單的，一個人頑兒，把一點雪擺在一個女人的背上，可以使那些軍官們笑笑，人總應當尋一點東西開開心，我們這些東西，就是給人開心的。隨後，您，您來了，您自然非保全治安不行，您就把那個做錯了事的婦人帶來，但是仔細想來，您是一個何等的好人，您說把我放出，這一定是爲着那個小孩

子了，因為六個月的監牢，可以使我不能餵養我的孩子。不過，不要再鬧事了呀，賤婆呵！我不會再鬧事了，蛇威先生！現在，別人可以隨便把我怎樣弄，我總不會動了。祇是今天，您知道，我叫了，因為那個東西叫我難受，我一點沒有防備那位先生的雪，並且，我向您說過，我的身體不很好，我咳嗽，我在胃裏，好像有一塊滾燙的東西，醫生吩咐了，要我保養。看哪，您摸吧，伸出您的手來，不要害怕，就是這裏。她已經不哭了，她的聲音是和順的，她把蛇威的那隻大而粗的手壓在她那個白而嫩的額子上，向他微笑着。

忽然，她急忙地整理着她零亂的衣服，她的衣摺，當她在地上拖着的時候，弄到幾乎和膝頭相齊了，現在她把牠拉下去，隨後朝着門走去，向兵士們客氣地點着頭，柔聲地說道：

——孩子們，總監說過了，釋放我，我就走了。

她把手放在門門上，更走一步，她便在街中了。

蛇威直到這個時候，立着沒有動，眼睛望着地，好像一架已經搬動待人安置的塑像，橫立在這一幕劇的中間。

那個門門的聲音驚醒了他，他擡起頭來，一副尊嚴不可侵犯的面孔，一個人的權位愈低，他有這付面孔總愈顯得可怕，惡獸有這付面孔顯得猛烈，匹夫有這付面孔顯得凶頑。

——警兵，他吼道，你沒有看見那個瘋婆要走？誰吩咐了你讓她走？

——我，馬德蘭說。

那個芳汀聽見了蛇威的聲音便發起抖來，並且把門門丟了，好像一個被擒的賊丟下賊物似地。聽了馬德蘭的聲音，她便轉過身來，從這時候起，她不吐一字，連呼吸也不敢放鬆，目光輪流地從馬德蘭望到蛇威，又從蛇威望到馬德蘭，這個說話，她便望着這個，那個說話，她又望着那個。

這是一定的，蛇威要已經是好像我們常說的，「氣昏了頭」，「纔敢於在市長有了釋放芳汀的命令以後，像他那樣地衝撞那個警兵。他忘記了市長在那裏嗎？難道他終於向自己說：一個當權的人決不能發出這樣一種命令，市長先生一定是無心把話傳錯了嗎？難道或者他在這兩個鐘頭裏面所目擊的那種緊張局面的前面，自己想着：收回成命是非行不可的，小民應當以大人自居，警察應當自行變為官吏，警察變成法官，並且在這最後一刻不可思議的時間裏，命令，法律，道德，政府，

整個的社會都屬於他蛇威一人嗎？

無論如何，當馬德蘭先生說了剛纔大家所聽見的那個「我」字的時候，大家看見蛇威總監轉過身去向着市長先生，面色蒼白，形容冷峻，嘴唇作藍色，目光頹喪，全身發着一種不可察覺的戰慄，並且說也奇怪，他說話的時候，眼睛朝下，但是聲音是堅決的：

——市長先生，這樣不行。

——怎樣？馬德蘭先生說。

——這個無狀的婆子侮辱了一位紳士。

——蛇威總監，馬德蘭先生用一種婉轉平和的口音回答說，聽我講。您是一個正直的人，我毫沒有困難向您解釋清楚。直正的情形是這樣的。當您帶走了這個婦人的時候，我正經過那個廣場，那裏還有一羣一羣的人，我調查過了，我一概知道，錯的是那個紳士，好警察應當拿他。

蛇威回答說：

——這個賤東西剛侮辱了您市長先生。

——那是我的事，馬德蘭先生說。我想我受的侮辱是屬於我的，我願意怎樣辦，就可以怎樣辦。

——我請市長先生原諒。他受的侮辱並不是屬於他的，是屬於法律的。

——蛇威總監，馬德蘭先生回答說：最高的法律，是良心。我聽了這個婦人的話。我明白我所做

的事。

——但是我，市長先生，我不明白我所看見的。

——那末，服從就得了。

——我服從我的責任。我的責任要這個女人坐六個月的監牢。

馬德蘭先生和平地回答說：

——聽清楚這一點。她一天也不會坐。

聽了這句堅決的話，蛇威竟敢於定睛地望着那個市長，並且向他說，但是說話的聲音始終是極其恭敬地：

——我不希望和市長先生反駁了，這是我生平第一次，但是我請求他屑於許我使他注意：我

是在我的職守範圍以內。市長先生既是願意，我再來說這件紳士的事情。當時我在那兒。是個姨子先去打巴麻達波先生，巴麻達波先生是選舉人，並且是公園角上的那所石砌的，有三層樓，陽臺的漂亮房子的主人。究竟，在這世界上有一些應當注意的事情，無論如何，市長先生，這件事，是關涉到我的一個路警問題，我收押芳汀這個婦人。

於是馬德蘭先生又起兩隻手臂，用一種嚴厲的，在這城裏還沒有人聽見過的聲音說道：

——你所談的那個問題是一個市政警察問題。根據刑律的第九，第十一，第十五和第六十六條，我是這個問題的審判者。我命令釋放這個婦人。

蛇威還要試最後的勁兒：

——但是，市長先生……

——我請您注意一七九九年十二月十三日的法律，關於無故拘留的那個第八十一條。

——市長先生，允許我……

——一個字都不必再說。

——可是……

——出去，馬德蘭先生說。

蛇威正正地立着，挺直胸脯，好像一個俄國兵，碰了這個釘子。他向那位市長先生鞠了一個躬，直灣到地面，便走出去了。

芳汀立在門旁，望着她在她的前面走過去，嚇得魂飛天外。

同時，她也被一種奇怪的撩亂心情所控制了。她剛纔好像看見自己被兩種敵視的勢力所爭奪。她看見了在她的眼前，有兩個人握住她的自由，生命，心靈，孩子在那裏鬭爭，那兩個人中間的一個把她向黑暗裏拉，一個引她向光明裏去。在這種鬭爭裏面，她從漸漸擴大的恐怖中間看去，彷彿覺得那兩個人是兩個怪傑；一個說話好像是她的惡魔，一個說話好像是她慈仁的天使。天使戰勝了惡魔，並且使她從頭驚戰到腳的事情，便是這個天使，這個救星恰是她所深恨的人，她素來認為是她一切痛苦的罪魁的那個市長，那個馬德蘭！正當她狠狠他侮辱了他一番之後，他救出了她，難道她自己弄錯了嗎？難道她應當把她的心完全變過嗎？……她莫明其妙，她發着抖，她望着聽着，弄

到耳昏目眩，馬德蘭先生每說一句話，她便覺得那些仇恨的猙獰黑影在她的心裏融化坍塌下來，並且生出一種熔煖的，不可言喻的歡樂，信心和愛。

在蛇威已經出去的時候，馬德蘭先生轉過身來朝着她，慢慢地向她說。語聲僵澀，好像一個欲泣不能的長者：

我聽了您的話。您所說的，我以前完全不知道，我相信這是真的，並且我覺得這是真的。連您離開我工場的事我都不知道。您爲甚麼沒有來尋我呢？現在這樣吧：我來還您的債。我把您的孩子弄來，或者您去找她。您以後住在此地，或是巴黎，都隨您的便。您的孩子和您的責任都歸我負。您將同時重爲正派，和快樂的人。並且聽清楚，我現在就向您說，假使您所說的全是真的，並且我也不懷疑，您在上帝的面前始終是貞一聖潔的。咳！可憐的婦人！

這已經是那個可憐的芳汀所消受不了的了。得着珂瑞忒脫離這種卑污的生活！生活自由；富裕，快樂，誠實，和珂瑞忒一道！正在她困苦的中間，忽然看見天堂的一切實際生活的開放！她將信將疑地望着那個向她說話的人，祇發了兩三下哽咽的聲音：呵呵！她的膝頭往下沈，跪在馬德蘭先

生的前面，他不及防備，已經覺得她拿住他的手，並且把嘴唇壓上去了。

於是她昏去了。

第六卷 蛇威

一 退息之始

馬德蘭先生叫人把芳汀擡到他自己家中的養病室裏。他把她交給姆姆們，（註二）姆姆們讓她躺在牀上。她驟然起了極高的熱症。夜裏，她發了一陣狂熱，大聲地說話。但是到後來，她睡着了。

翌日，快到日中的時候，芳汀醒了。她聽見在她牀的旁邊，有一個人呼吸的聲音，她把牀帷拉開，看見馬德蘭先生立在那裏，望着她頭上的一件東西。他的目光滿含着憐憫、沈痛和祈求的神情。她循着他視線的方向，便看見他正和懸在壁上的一個耶穌十字架神交。

從此馬德蘭先生在芳汀的心目中，已經是變了容的了。她覺得他有一層光明包圍着。他當時完全被一種祈禱所吸引。她望了他許久，不敢驚動他。到後來，她小心翼翼地向他說道：

——您在那兒做甚麼？

馬德蘭先生在那個位子上已經有一個鐘頭了。他等芳汀醒來。他握着她的手，診了她的脈，答

道：

——您怎樣了呢？

——我好，我睡着了，她說，我覺得我好一些。不久就沒有事了。

他又說，回答她起初的那個問題，好像他還聽見她問似地：

——我在祈禱天上的那個殉難者。

在他的心裏還加上一句：——爲着地下的這個殉難者。

馬德蘭先生調查了一晚又一個早晨。現在他完全知道了。他知道了芳汀身世中一切痛心的詳情。他接着說道：

——您很受了痛苦呵，可憐的慈母。呵！您不必叫苦，現在您已經有了做永生極樂之神的資格。這便是人類造成天使的方法，這並不是人的錯處，他們不知道旁的辦法。您懂嗎，您脫離的那種地獄便是天堂的第一種狀態。應當從那個地方走起。

他深深地嘆了一口氣。但是她有那種缺少兩個牙齒的絕世的笑容向他微笑着。

蛇威在當天晚上寫了一封信。翌日早晨，他親自把這封信送到海濱蒙特騎的郵局裏去。那封信是寄到巴黎去的，上面寫着的字是：「呈警察督辦先生的書記夏蒲葉先生。」因為警廳的這件事情已經傳出去了，那個郵局的女局長和幾個旁的人，在發出以前看見了這封信並且在信封上認出了蛇威的筆跡，便以為他所寄的是辭職書。

馬德爾先生趕緊寫了一封信給湯納提夫婦。芳汀欠了他們一百二十法郎。他寄給他們三百法郎，囑咐他們在這個數目裏面扣除，並且立刻把那個孩子送到海濱蒙特騎來，因為她的母親在這裏病了，要看她。

湯納提為之日眩了。——撞到了鬼！他向他的妻說，我們不可放鬆那個孩子。這個小百靈兒要變成有奶的牛了。我猜想一定有一個豬頭三愛上了她的娘。

他寄回了一張造得非常精密的五百多法郎的眼目。在這個眼目裏面，附帶有兩張毫無問題的單子，共三百餘法郎，一張是醫生的，一張是藥劑師的，這兩個人診治了愛潘妮和阿隨麻的兩場長病。珂瑞忒，我們說了，沒有病過。這不過是一件小小的張冠李戴的事情罷了。湯納提在眼目的下

面寫着：「內已收三百法郎。」

馬德蘭先生立刻又寄去三百法郎，並且寫着：「快把珂瑞忒送來。」

——「這了得！」湯納提說，我們不可放鬆那個孩子。

但是芳汀的病一點沒有起色。她始終是在那間養病室裏。

那些看護婦起初祇逆意地接收服侍她。凡是看見過漢司（註二）地方的那些浮腫的人總記得望着狂處女們的那些貞處女的下嘴唇的膨脹吧。貞女們對於蕩婦們的那種悠遠的蔑視是婦德中一種最深摯的本能；那些姆姆們因宗教的緣故，所起的蔑視便加倍的濃厚。但是，不到幾天，芳汀把她們降服了。她有各式各樣的謙恭和藹的語言，並且她那個為人母之身也足以使人心軟。一天，那些姐姐們聽見她在發熱昏的時候說道：——「我曾經是一個犯罪的人，但是到我有我的孩子在身邊的時候，那便可以證明上帝赦了我的罪了。當我是在罪惡中的時候，我不情願有珂瑞忒和我在一起，我會受不住她那雙驚奇愁苦的眼睛。然而我是爲了她緣作壞事的，這一點便可以使上帝赦我的罪了。當珂瑞忒到了此地的時候，我便可以覺得上帝的保佑。我要看她，這個天真的孩

子可以使我心裏暢快。她全不知道。她是一個安琪兒，你們看吧，我的姊妹們。在她這樣的年齡翅膀還沒有落呢。

馬德蘭先生每天去看她兩次，每次她必問他說：

——我不久就可以看見我的珂瑞忒嗎？

他回答她說：

——或者明天早晨。她隨時都可以到，我正等她呢。

於是那個母親的慘白的面容忻忻然有喜色。

——呵！她說，我將何等地快樂。

我們剛纔說過，她的病並沒有起色。並且她的狀況，一星期一星期地下去，彷彿更加沈重了。塞在兩塊肩胛骨中間的赤體上面的那一握雪突然停止了。她汗液的蒸發，因此幾年以來伏在她體中的病終於發惡了。當時大家正起頭信從勞安內克（註三）對於肺病的研究和療治所施的妙法。這位醫生聽了芳汀的病，點點頭。

馬德蘭先生向那個醫生說：

——怎樣呀？

——她不是有一個希望看見的孩子嗎？那個醫生說。

——對啦。

——那末，趕快把他弄來。

馬德蘭先生吃了一驚。

芳汀問他說：

——醫生說了甚麼話？

馬德蘭先生勉強微笑着。

——他說快把您的孩子弄來。這樣可以使您的身體好起來。

——呵！她回答說，他說得對！但是那兩個湯納提有甚麼事情要留住我的珂瑞忒呢！呵！她就會來的。現在我總算看見幸福離我很近了！

但是那個湯納提不肯「放鬆那個孩子」並且說出各種的不成理由的理由。珂瑞忒有一點病，冬季不宜上路。並且在那個地方還有一些零用的債，他正收集發票等等。

我可以派一個人去找珂瑞忒，馬德蘭公公說。在必要的時候，我還可以自己去。他照着芳汀口講的寫了這封信，又叫她簽了名：

「湯納提先生，

「請把珂瑞忒交來人。

「一切零星債目我負責償還。

「此頌大安。

「芳汀」

正在這個時期，發生了一件重大的事故。我們徒勞無益地碾磨着構造我們生命的那個神祕的大塊，命中的厄運始終是要露出來的。

（註一）姆姆是天主教中人對於修道士的稱呼。法國醫院中的看護婦多半是修道士。

(註一) 漢司 (Reims) 是在法國東北部的一個城。

(註二) 勞安內克 (Lazare) 是發明用聽筒驗病的醫生。

二 常怎樣能殺變成商

一天早晨，馬德蘭先生在他的辦公室裏，正擬預先辦理市政府的幾件緊急的公事，以備決定赴孟費某伊的旅行，在這個時候，一個人來向他傳達說警察總監蛇威請見。聽見說出這個姓，馬德蘭先生不禁得了一種不快的印象。自從警察局裏的那個事件發生以後，蛇威便格外地躲避他，馬德蘭也完全沒有和他會過面。

——去請他進來，他說。

蛇威進來了。

馬德蘭先生正靠近壁爐坐着，手裏一支筆，眼睛望着路警呈報的一些罪案的文件，他一面翻閱，一面記錄。他完全沒有理會蛇威。他不能殺禁止自己不想起那個可憐的芳汀，於是覺得不妨把一副冷面孔對着他。

蛇威向那個把背對着他的市長恭恭敬敬地行了一個禮。市長先生不望他，仍舊記錄着他的文件。

蛇威在辦公室裏走了兩三步，又停下來，不敢突破那時的寂靜。

假使有一個石相者，他深悉蛇威的性格；長期地研究過這個爲文明服務的野蠻人，這個由羅馬人，斯巴達人，寺僧和小軍官所合成的怪物，這個言必有信的暗探，這個童貞的包打聽，假使有一個看相者，他知道蛇威對於馬德蘭先生心中所懷的夙恨，爲芳汀的事情他和市長所生過的爭執，在這個時候，又看見了蛇威，他一定要向自己問道：發生了甚麼事呢！凡是認識這個心思直爽，誠赤，真摯，梗直，嚴謹，勇猛的人的，都看得清楚，蛇威正從一種內心重大的變故裏出來。蛇威絕沒有一點事情藏在心裏而不露在面上。他好像那些暴躁的人，可以立刻變更意志。他的面目從來沒有比這時候更奇突了。進門的時候，他向馬德蘭先生鞠了躬，目光裏既沒有夙恨，也沒有怒容，也沒有戒心。他在市長圍椅後面離開幾步的地方停下來；現在他筆直地，幾乎是在嚴守紀律的姿勢裏，用一個從來沒有柔和過而素來有耐性的人的那種天直冷峻的蠻態，立在那裏了；他不言不動，在一種真

正的謙卑和鎮靜的退讓裏，等候市長先生樂意地轉過身來，平和，莊重，帽子拿在手裏，眼睛朝下，臉上的顏色處於一個在長官前面的兵士和一個在法官前面的罪人之間。別人對於他所能設想的一切情感和故態全不見了。在他那付牢不可破而簡單如花崗石的面孔上面僅僅祇有一種沈鬱的愁容。他整個的人所吐出的是屈服和剛毅，一種不可解的勇於受戮的神情。

到後來市長先生把筆擱下來，身體轉過了一半：

——說吧！有甚麼事情呀，蛇威？

蛇威停了一會不開口，好像正在思量。隨後用一種憂鬱而仍不失其簡單的氣派提高他的嗓子說：

——就是，市長先生，有一樁犯罪的事情。

——甚麼罪？

——一個公家的下級警官對於上司大大地失敬。我特來把這件事情報告您，因為這是我的責任。

——這個警官是誰呢？馬德蘭先生問。

——我，蛇威說。

——您嗎？

——我。

——誰又是那個要埋怨警官的上司呢？

——您，市長先生。

馬德蘭先生在他的圍椅上面挺直了身體。蛇威說下去，態度嚴肅，目光始終朝下：

——市長先生，我來請求您行使職權，免我的職。

不勝驚訝的馬德蘭先生張開了口，蛇威不等他說話，便說道：

——您也許會說，我儘可以辭職，但是這樣還不彀。辭職是一件有面子的事。我失敗了，我應當受處罰。我應當被革職。

停了一會，他又加上幾句：

——市長先生，那一天您對於我是嚴厲而不公允的，今日您應當對我嚴厲而公允。

——呀！爲甚麼呢？馬德蘭先生大聲說，這個啞謎子從何說起呢？這是甚麼意思呢？您在甚麼地方犯了我失敬的罪呢？您對我做了甚麼事情呢？您對於我有甚麼錯處呢？您自首，您要辭職……

——革職，蛇威說。

——革職，就算這很好。但是我不懂。

蛇威從他的胸底裏歎了一口氣，又始終冷峻而憂鬱地說道：

——市長先生，六個星期以前，那個姑娘的事情發生之後，我心裏憤憤不平，便告發了您。

——告發！

——在巴黎警察督辦處。

素來不比蛇威笑得多一些的馬德蘭先生笑起來了。

——以市長干涉警察行政爲罪名嗎？

——以舊刑事犯爲罪名。

那個市長面色發青了。

蛇威並沒有擡起眼睛，繼續說道：

我以前這樣猜想。我心中疑惑已經許久了。一種相似的地方，您派人到花狐洛勒地方去所作的調查，您的腰勁，胡煦勒、楚公公的那件故事，您鎗法的準，您那隻有一點拖踏的腿，我也不知道還有一些什麼傻事，但是結果，我把您認作一個叫常華尙的人了。

——叫甚麼？您怎樣說那個名字？

——常華尙。這是二十年以前，當我在都龍做副監獄官的時候聽見過的一個犯人。這個常華尙從監牢裏出來的時候，彷彿在一個主教的家裏行了竊，隨後又在一條公路上，手裏拿着凶器，搶劫過一個通烟窗管的小孩子。八年以來，不知道怎樣，他行影無踪，但是公家仍在緝拿他。我呢，以前以為……——我終於做了那件事情！一時的氣使我下了決心，我便在督辦處告發了您。

馬德蘭先生重理他的文件已經有一些時候了，他用一種毫不關心的口氣說道：

——那末，別人怎樣回覆您呢？

——他們說我發瘋。

——那末，怎樣呢？

——那末，他們是對的。

——幸而您還肯承認。

——我祇得承認，真正的常華向既是被擒了。

馬德蘭先生拿在手裏的案卷落下來了，他擡起頭來，眼睛釘着蛇威，用一種無可形容的口氣說道：——呀！

蛇威往下說：

——就是這樣一會事，市長先生。彷彿靠近埃里（Ailly-le-Haut-Clocher）那邊的一個地方，有一個漢子，大家叫他做商馬第（Champmathieu）公公。真是糟糕。大家沒有小心。我們不知道那一般人靠甚麼東西爲生。最近，就是在這秋天裏，那個商馬第公公因在一個人的家裏——誰的家裏，我忘了，但是這不關重要——偷了製酒的蘋果而被擒了。這是一種竊案，跳了牆，並且折斷了

樹枝。我的商馬第被擒了。他還有蘋果樹的枝子拿在手裏。於是把這個東西關起來。直到這個時候，這還祇是一件民事案子。以下的事纔是天網恢恢呢。那裏的牢監不堅固，於是裁判官先生想到把商馬第押到阿哈斯地方去，在阿哈斯有省監獄。在阿哈斯的監獄，有一個叫白衛（Belle）的老犯人，他爲甚麼被監禁我不知道，因爲他的品行好，便派了他做那間獄室的守門人。市長先生，商馬第剛到獄裏，白衛便叫道：怪事！我認識那個人。他做過犯人的。喂！你望着我。你是常華尙——常華尙！誰是常華尙？那個商馬第假裝奇駭的樣子。——不必裝腔，白衛說。你是常華尙。你在都龍的牢監裏住過。到現在已經二十年了。那時候我們同在一塊。——那個商馬第不肯承認。天老爺！您懂吧。大家便追究起來，搜索那件怪事。所得的結果是：這個商馬第大約在三十年以前，在幾個地方，特別是在花狐洛勒，做過斬樹枝的人。後來沒有人知道他的去向。許久以後，有人在奧維尼（Auvergne）地方又看見了他。過後，在巴黎，據說他在巴黎做造車子的人，並且有過一個洗衣的姑娘，但是這件事是沒有證實的；最後，到了這個地方。所以，在犯重要竊案而入獄以前，常華尙是做甚麼事的人呢？斬樹枝的人。在甚麼地方呢？花狐洛勒。另外還有事情。這個華尙從前以他的洗禮名「常」做自己

的名字，而他的母親姓馬第。出獄以後，以母氏的名做自己的姓以圖掩飾，並且自稱為常馬第，世上還有比這更自然的事嗎？他到奧維尼去。在那個地方，「常」讀作「商」，大家叫他做商馬第。我們的這個人任其自然，於是變成商馬第了。您聽得懂，是嗎？有人到花狐洛勒去調查。常華尙的家庭已經不在那裏了。沒有人知道這個家庭在甚麼地方。您知道，在那種階級裏面，常有這樣全家消滅的事情。徒然查問了，沒有下落。那般人不是爛泥，便是灰塵。並且，這些故事的起首是三十年以前的事，在花狐洛勒，已經沒有認識過常華尙的人了。於是到都龍去調查。除白衛以外，還有兩個看見過常華尙的犯人。這是兩個受終身監禁的郭虛白（Cochepaille）和單尼提（Chenildieu）。他們把這兩個犯人從牢裏提出，又把他們弄來。叫他們去看那個冒名商馬第的人。他們毫不遲疑。他們和白衛一樣，說他是常華尙。年齡相同，他有五十六歲，身材相同，神氣相同，就是那個人，就是他。正是在這時候，把您告發在巴黎的督辦處。他們回覆我，說我昏了頭，常華尙在阿哈斯受法律的裁決。您想得到這件事情可使我——以為在此地拿住了常華尙本人的我——驚訝我寫了信給裁判官。他叫我去，他們把那個商馬第帶給我……

怎樣呢？馬德蘭先生插着說。

蛇威擺着他那付不屈不撓而憂愁的面孔答道：

——市長先生，實情便是實情。我很抱歉，叫常華尙的是那個人。我也認清了他。

馬德蘭先生用一種很低的聲音回答道：

——您以為可靠嗎？

蛇威笑起來了，發着自信極深時所露出的那種慘笑。

——呵，可靠！

他停了一會，若有所思，機械地在臺子上的木杯裏捏着一撮一撮的吸墨水的木屑，又接下去說：

——現在我已經看見了那個異常華尙，我還不了解：從前我怎樣會那樣地打算。我請您原諒，市長先生。

在六星期以前，馬德蘭先生在警察局裏當着衆人侮辱過他並且向他說過：出去！而他現在向

他說出這句央求而沈重的話，蛇威，那個倨傲的人，在他不知不覺之中是十分簡單而足令人起敬的。馬德蘭先生祇用了這個突如其來的問題答他的祈求。

——那末那個人說了甚麼呢？

——呀，聖母市長先生，事情不妙呵。假使這是常華尙就有重犯的罪。爬過一引籬，折斷一枝樹枝，偷幾個蘋果，對於小孩子，這是一種頑皮；對於一個成人，這是一種過犯；對於一個囚犯，便是一種罪了。私入人家和偷竊的罪都有了。這已經不是輕易的警察問題，而是法庭的問題。這不是幾天的監牢問題，而是終身苦役的問題了。並且還有那個通烟凶董子的事情，我很希望他會回來。見鬼要爭辯的地方多着呢，不是嗎？自然呀！假使不是常華尙而是另外一個人。但是常華尙是一個鬼鬼祟祟的東西。我也是在這一點上面看出了他。假使是另外一個人，他覺得這樣事情緊急，一定會暴躁，喊叫，釜在火上唧唧地唱，他會不肯做常華尙，種種。他的神氣好像沒有懂，他說：我是商馬第，我不是從那裏出來的！他有一付驚訝的神氣，他裝癡，這樣自然妥當些。呵！那個壞蛋真靈巧。但是這不要緊，各種證據都在。他被四個人所證明。那個老滑頭將受處分了。他已經被押到阿哈斯的法庭。我會

去做證人。我被傳了。

馬德蘭先生已經回到他的公案上，重新拿着他的文件，定心地翻着，唸了又寫，寫了又唸，好像一個忙碌的人，他轉身向着蛇威：

——發了，蛇威，這一切的瑣事對於我所發生的興趣實在是很少。我們虛耗了我們的光陰，並且我們有許多緊急的公事。蛇威，您立刻到在聖索夫（*Saint-Sauve*）街的灣角裏賣草的那個畢索比（*Buseupied*）好婆子家裏去。您向她去說要她來告那個車夫比愛·色斯納龍（*Pierre Chesnelong*）的狀。那個人是一個蠻漢，他幾乎壓死那個婆婆和她的孩子。他理應受懲罰。隨後您便到孟脫街（*rue Montre-de-Champigny*）夏瑞雷（*M. Charrelay*）先生家去。他上訴說他的鄰家有一個溜筒，把水灌到他家裏去，並且把牠的牆腳洗空了。過後您去吉布街（*rue Guibourg*）多力士（*Doris*）寡婦家和伽洛·白朗街（*rue du Garrand-Blanc*）黑內·勒波碎（*Renée Le Bossé*）夫人家去調查人家報告我的那些違背警章的事體，您做好呈報交來。但是我給了您許多事務了。您不是將離開此地嗎？您不是向我說過在八天或十天之內是將爲那件

事去阿哈斯嗎……

——還要早一些呢，市長先生。

——那末，那一天呢？

——但是我好像向市長先生說過了，那件案子，明天開審，我今晚便要坐公共馬車走。

馬德蘭先生作了一個不可察辨的動作。

——那件案子要辦多少時候呢？

——至多一天。判決案至遲在明天晚上便會公布。但是我不會等那個判決案，那是靠得住的。我把做證人的手續辦好，便立刻回到此地來。

這樣好，馬德蘭先生說。

於是他做了一個手勢叫蛇威退去。

蛇威不走。

——對不起，市長先生，他說。

——還有甚麼馬德蘭先生問。

——市長先生，還剩下一件事情要重行提醒您。

——那一件事？

——就是我應當去職。

馬德蘭立起身來。

——蛇威，您是一個值得尊敬的人，我欽佩您。您把您的過錯太說過分了。況且這又是一件關於我的冒犯。蛇威，您應當高升，不應當受貶。我要您守您的職責。

蛇威望着馬德蘭先生，在他天真的眸子底上，我們彷彿可以看見那種半明半昧而剛毅純潔的良心，他用一種鎮定的聲音說道：

——市長先生，這樣，我不能毅和您同意。

——我再向您說，馬德蘭先生反駁道，這是我的事。

但是蛇威祇注意他自己一個人的意見，繼續說道：

——至於說到太說過分，我絲毫沒有太說過分。我這樣推想。我無理由地疑惑過您。這毫不緊。我們這些人原有疑人的權柄，雖然疑到上司是一種越權的行爲。但是毫無證實，起於一時的氣憤，存心報怨，我便把您，一個可敬佩的人，一個市長，一個長官，做囚徒告發了！這是嚴重的。極其嚴重的。我，一個法權下面的警官，因冒犯您而冒犯法權了。假使我手下的一個人做了我所做的事情，我便會宣告他不能稱職，並且要革除他。怎樣呢？——哦，市長先生，還有一句話。我一生常是苛刻的。對於旁人。那是公平的。我做得對。現在，假使我對於自己不苛刻，那末我以前所做的公平事全變爲不公平的了。難道我所受的待遇應當比較旁人所受的厚些嗎？不對。說那裏話？我祇善於懲罰旁人，而不懲罰自己！那樣我會是一個可憐的東西了！那些說無賴蛇威的人就說對了。市長先生，我不希望您以好心待我，當您以您的好心對待別人的時候，我已經發叫苦了。我不情願您再把好心來對我。放縱一個冒犯紳士的公娼，一個冒犯市長的警官，一個冒犯居上者小民的那種慈仁，我叫牠做惡的慈仁，社會淪亡便由於這種慈仁。我的上帝！做好人容易，做公平的人纔難呵！假使您是我所猜的那種人，我纔不會好好待您呢。您看吧。市長先生，我應當以治人之道還治己身。當我戰滅強徒，

嚴懲匪類的時候，我常向自己說過：你假使你作怪，萬一我捉住了你的錯處，你小心點！——我作了怪，我捉住了自己的過錯，我甘心受罰。來吧，開除了，決絕了，革職了，很好。我有兩隻手，我可以耕耘，這對於我是一樣的。市長先生，爲行政起見，應當懲惡儆頑。我祇要求蛇威總監的免職。

這些話全出自一種謙恭，高傲，頹喪而屈服的口吻，給這個奇怪忠實的人一種莫明其妙的偉大。

——我們再談吧，馬德蘭先生說。

並且他把手伸給他。

蛇威向後縮，並一種橫蠻的聲音說道：

——請您原諒，市長先生，這做不得。一個市長不可和奸細握手。

他又咬緊牙齒加上幾句：

——奸細，是呀；當我在濫用警權的時候，我已經祇是一個奸細了。

於是他深深地行了禮，向着門走去。

在門口他又轉過身子，兩隻眼睛始終朝下：

——市長先生，他說，直到有人來代替我的時候，我總盡責。

他出去了。馬德蘭先生心情搖曳，聽着他那種穩固而着實的步伐在長廊的地板上愈走愈遠。